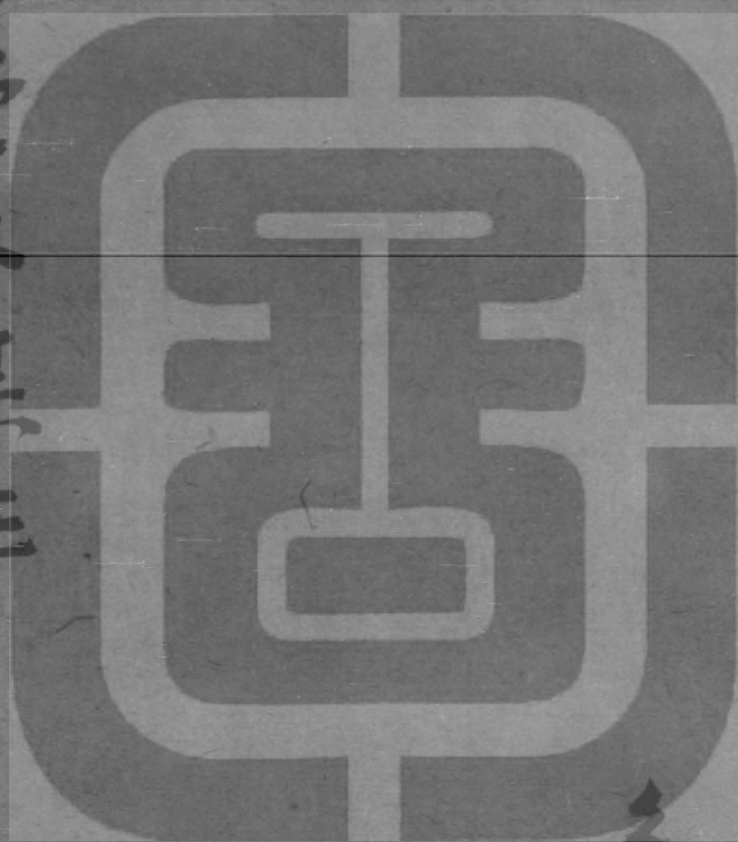


扶

嘉聖文集三



嘉  
明

扶荔堂文集選

仁和丁

澎葑園撰

穎昌宋逢盛梁溪

寧邑陳 鈍剛公

輯

記

古鼎閣記

鼎何以記志異也何異乎非猶夫人之鼎爾外獲也凡得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不知為文之鼎歟有夏氏之鼎歟故別之以為古也曷為乎以閣閣以鼎稱知其藏細刺通真穀鼎於閣也廟則否明毋敢越也以元昭鄧太史善祀乎

其親著孝也。其著孝奈何？太史乞終養去官，退而廬於西山之麓，有門弟子爲宰，培地得鼎與罇，二舉以貺太史。爲之辭曰：夫子孝敢獻以佐籩豆。太史色焉喜，龔錯之。其文肇商，蝟蝟然。且曰：薦此鼎也，以歆我先公斯祭也。大夫後以五鼎之義歟，不言罇，微之也。其薦此者，何致孝有享寧其兆乎？下此者，諸侯卿大夫祭求備物，不求豐大，如伊耆之葦籥，夏后之璣，殷之斝，皆勿可寶貴，而惟鼎是勤，所以成太史之孝也。魯桓公納郟大鼎於

太廟。春秋非之，納廟可也。鼎則非其鼎也。祭義曰：大夫

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是有廟矣。薦鼎

可也。正考父之銘鼎亦廟鼎也。三命茲益恭，其後必有

達人。太史克恣於祀典，惴惴以器物弗共之，是懇貽厥

孫謀。世守勿替。詩曰：永言孝思，昭哉嗣服。太史有焉。鼎

象火上而風下，則炎其昌也。必熾卦變爲晉，受介福也。

互爲夬，祿及下也。其繇曰：鼎有實，慎所之也。太史占之

矣。實愛吾鼎，不以供玩好，敬慎威儀，殷肆祖考，有昭德

而無違心，終身守此粥粥也。純嘏格之，繼序皇之，所謂

有左氏

疏易之精惟

馮翼孝德者在斯閣也哉太史亦猶行古之道也故余記之曰著孝也

李嵩岑曰訓釋典雅絕似左氏疏易文字施愚山曰援古引經錯落有致在葑園集中又是一格

杜于皇曰作記必推宗子厚以其根本水經註也此篇章法句法直從公穀得來奇峭變化卽道元亦不屑假步何況柳州

### 開化縣學記

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邑皆有學凡朝廷禮樂兵

刑之事無不在其中不特絃歌洗爵養老勸農鄉射合

樂以修考藝選言之政也其在詩曰矯矯虎臣在泮獻

馘不告於訥在泮獻功則出師必受成於學反而釋奠

以告成功故興崇德化曰文戡定不率曰武先王寓武

功於文治之中士所觀而習者無非干戈羽籥之事使

作其氣以厲其操往往歡忻鼓舞而不倦者所以收文

武並用之材也自秦燔詩書王道泯熄中間數經戰伐

學校之制漸湮。漢興至孝武之世始令天下郡國皆立學官。而風聲教化之所被亦既蒸蒸矣。若何武行部必

先卽學宮試講論。寇恂為汝南太守脩學校。教生徒。至

暗伏制府李公一良以作附祠張本

晉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祭佐大將子弟悉

令入學。當環弓帶甲之時不撤雍容俎豆之習。以教澤

之入人者深有以作率而興起。雖撥亂之際亦禮樂崩

壞之是憂。故當時或有未成之材而無不教之士。多守

義之風。鮮靡媚之節。入則為卿士。出卽為將帥。噫何其

茂也。古之立學以祀其先聖先師。今則為廟而脩祀。孔

子豈非以道法近而可尊。歷百世而不變。期無失先王

之遺意而已。今天子臨雍拜道。誕敷之遠。被及海澨。

而四方不率。尚有逆我顏行者。康熙十三年三月。靖藩

告變。東道孔急。吾浙三衢界甌越之衝。谿嶺險阨。開化

僻處閩豫咽喉。州將納墾戶為內應。協邑令崔君華欲

以城降。崔令率諸生抱禮器入山野募鄉兵二萬人。呼

躍破圍城。遂復時制府。大中丞兵部尚書李公奉詔

移鎮姑蔑城。民情大悅。賊眾踞木寨。營北源口。烽燧遙

相望。全浙震動。公以帷幄重臣。親冒矢石。勦撫互用。分

守梁公萬禩郡守王公弘仁爲制府左右手轉餉臨衝  
夜不解胄戮力鋒鏑中凡三載自八月已及戌不五日  
東浙悉平當是時國家承平日久父老子弟相安於春  
秋讀法目不見兵革漸摩於禮義者深且厚一旦猝然  
有變有以激發其忠信勇敢之氣故亂可復治而治亦  
不致於亂獨非庠序之明效歟抑爲之上者克殫壯猷  
滅此朝食聲靈赫濯如方叔名虎者足以培士氣而鼓  
民勇使芹藻之宮不致鞠爲茂草者伊誰力也閱二年  
歸德吉君祥來宰是邑喟然嘆興捐貲庀工葺頽圯而

新之且曰非諸大人蕩滌之功不及此因從士民請奉  
制府尚書李公祠於廟梁少參王郡守崔邑令得祊焉  
志不忘也豈非以功在社稷施及於民之義有合於祀  
典者歟予用是歌魯頌頌宮之詩重嘆古先王立學之  
深意所該者博其王政之行與與致太平講武報功育  
材厚俗之效無不在於學也可一日廢於天下哉吉君  
請予記刻於石以告後人

曹秋嶽曰本作學記而兼以附祠必得一意聯合最  
難措筆此文引魯頌起手便握大旨終篇迴旋安頓  
首尾森然真元祐大家之文  
顏修來曰嘗讀歐陽廬陵曾南豐王臨川諸學記典

茂深醇幾無剩義先生以翻掀為奇匠心獨造又另  
闢一手眼

怡園記

宛平王子雍先生入相之二年其昆浴青公出守吳興  
 與澎有同譜誼又以澎辱在文貞公之門曾薰其懿行  
 因出所為怡園冊屬予為記予維古之大臣經營締造  
 佐其君以有為類不屑屑于晏安而殷勤于遠大之務  
 及治定功成然後有所寄以自適又攷晉公之午橋衛  
 公之平泉皆在相業方隆之際其故何也夫相臣代天  
 子理陰陽興禮樂人材之進退幾務之繁多其心勞矣  
 勞則必有所逸詩所為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者是也且

論責正論

真大手筆

妙

山川林麓之美。陂臺池沼之觀。苟留意焉。皆足以爲累。而寓意焉。皆足以自適。夫誠有其遠者大者。豈徒區區泉石間耶。宛平允生以忠貞世其家。學克紹箕裘。卽堂構而聿新之。爰有怡園。予未及登。先生之堂。陟其亭館。度其流泉。數其禽魚。草木第從三千里外。遙挹流風。知其政孚而人和。人和而物阜。四海之大。九州之衆。無一夫不被其澤者。遠且大。將于是乎徵之也。昔安石之在東山也。不廢絲竹。當時以爲既與天下同樂。必與天下同憂。則先生之所爲怡者。意者其有在于斯歟。且宛古

克拓京都景物之盛。規摸愈大。

名都也。山有天壽翠微之高。水有玉河蘆溝之深。居庸之險。隘金臺之翠嶽。可以登高憑眺而得之。先生環顧其間。慨然當中原之任佐。聖天子宵旰之治。大文貞公之業。成于斯園。是望也。予遠在越嶠。不獲從先生遊。倘獲登先生之堂。尙能爲先生賦之。

徐健菴日凡作園亭記序于閒居散漫處。染綴易工。此等極大文字。最難措筆。如篇中以州業方隆立論。而恢弘安雅。愈澹愈高。覺畫錦堂之美。魏公猶當遜此一籌也。



歸斯軒記

順治十七年庚子冬十月予徙居威遠去瀋城八十里  
迤渾河以東有麓焉山環泉潔予詩中所指東岡者是  
其處假主人之西廡居之名其軒曰歸斯主人謂予曰  
古人之治室也朝于斯夕于斯歌哭于斯子儻焉而署  
以名殆將老是軒乎予笑曰歸者未可知之辭也曰斯  
則在彼不在此春秋書魯季子來歸蔡季自陳歸于蔡  
君子韙之美得所歸也予來靖安五遷無定所困躓不  
能自存與傭奴雜作夜起剉草飯牛朝負薪易糶而食

此種情況非親嘗不能道

天寒雪大下僵伏坳窖難火擁敗絮視旦仄耳遠聽山  
 鬼怒號虎跡縱橫戶外朝不采樵暮不舉炊人生窮阨  
 至此豈肯須臾忘歸者耶嗚呼若遠望可以當歸其歸  
 也眇矣歷引古人之作証鍾儀囚也不得歸張敞亡命也不得歸蘇卿洪  
 皓使也不得歸虞翻李白陸贄韓愈劉安世鄒浩之徒  
 貶也不得歸然卒以歸焉非其歸也有待與然以予罪  
 戾之人置之甌虎險毒之地膚裂足皴不使一日少安  
 故將哀痛悔咎庶希倖聖明之一悟乃憂思憔悴咄嗟  
 刺促以目望其歸也豈不難哉白樂天謫居時發為吟

嘆輒以公卿投荒僂死不獲終者以自解免抑知其無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歸不歸固未敢自信者歟伏語曰客

子思故鄉如盲者不忘視予縱狂惑獨不念先人丘壠

乎設幸朝廷寬大詔書突下宥而歸之必且垂白在堂胸中摹

釋悲而倚閭稚子牽衣而舞里中父老持羊肩相賀宗想打算日積月累一滴而出故絮絮可聽

族交游訊塞上風霜良苦孺子妾炙酒嘯下蒼頭廬兒

昔未忍去者除徑還顧問茗上溪田二十畝荒蕪幾何

楹前植柏二株未推為薪廢書積几案不致狼籍黃耳

犬尚識主人曳尾而吠斯時也陶然不自知樂矣反念

居是軒其蔽風雨而共寒暑者不知幾朝夕幾歌哭矣。  
一旦舍而去之更戚戚有并州之戀今日寢食坐臥呻  
吟以思者止此不可知之一事試問往古竄逐流貶得  
歸者幾人哉何至憂思憔悴自出于咄嗟刺促而不能  
已或可于自信者卜之又何疑乎此軒也哉主人色然  
喜請予記之以俟。

許西山曰韓文公出刺潮州自言處困日以學問文章為務聞之曾南豐云道者所以立本也易險惟一夫子善處困矣庶幾聞道查二南曰悲感淋漓與柳州諸書相上下怨而不怒非馬遷楊惲之激昂也錢礎曰昌黎潮州子瞻儻耳葑園東岡千秋鼎峙

然試看韓蘇集中有此一篇極奇極妙文字否似應讓丁子獨步  
顧九恒曰寫患難窮愁處歷落都有曠致與頴濱東軒記寄託略同

孫子樵舫記

孫子麓樵築室於嶺之城東隅名曰樵舫丁子過焉美之曰佳哉善爲室夫越人操舟秦人擊轂地使然耳欲強而從同勢且不可矧塞土堯确茅蕘沙卮居同窳屢執士人而問之有不知舫爲何物孫子創興之不亦駭俗乎哉且吳舸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今將跨危岑穿邃峪奮楫而呼曰誰謂河廣曾不容刀可乎曰是皆不善於舫者也孫子而樵也者則居是舫也固宜太公釣於滋水之陽三日而不得魚是善釣者也意固不在釣也

孫子真爲樵也。何必拆薪哉。雖舫可也。今夫伐薪於山。輕杪之木。合而束之。十圍以上。有睨而去耳。孫子居是舫也。廬其上。砥其下。四牖而涵虛。以櫛椽爲柁。以鴈鷺爲旂。以萬壑爲江湖。而且舉畚於日。荷條於雨。引斧斤於清風。朝於斯。夕於斯。楚乎。蒸乎。任擇而可。寧必五月披裘負薪於道。而後謂之樵哉。是則藏山於澤。藏舟於壑者固矣。孫子且藏舫於山。并不若坳堂之芥乎。予謂孫子陸居非屋。舟居非水。蒲葦聽耳。蓬蒿依然。有過者目逆而指之。曰。蘆中人。蘆中人將遲子於蒼葭秋水間。其人宛在也。詩不云乎。汎汎楊舟。載沉載浮。孫子雖欲舍是舫。而第取樵以自名。不可得矣。此不麓而舫之意乎。丁子樂之。援琴而爲之操。曰。舫之南。其石巉崑。豐草蘩蘩。曾不知麋與鳧。舫之北。嘉種用植。惟糝可穡。宜我力是食。登斯舫也。其遊如何。引滿而觴。側弁而哦。惟林有棘。蔽於中。阿曷不是刈。而勿翦。勿那曰。吾愛乎手之柯。

杜茶村曰。逐段點染。波委層折。雖似仿茅亭畫舫語。記而篇法全從昌黎送李愿歸盤谷序得來。陸麗京曰。不獨似韓其巉峭處。全是柳州。邵懋森曰。從樵出舫。又將樵舫合發。幽折古峭。步步

引八勝

海昌安國寺重修鐘樓記

乙卯冬十月予有事塩官假館安國寺之禪房有老僧

來迎貌甚恭揖予入端拱俯首髮毵毵然坐定僕野而

僊訥卒無所言而罷予心喜之蓋愨而誠者也越四年

復止禪院嚮老僧手一冊更過從問之曰振方凡出考安國

寺創自唐開元初為鎮國海昌院高宗咸亨時海潮突

變洶湧瀰陸地有異僧虔禱立愿堤岸乃復開山自此

始老僧再揖而請曰寺有鐘樓出樓在殿之東南高十丈許

弘治元年重建天啟二年性銳改鑄洪鐘去今四五十年

年頽圯朽塌不久將自廢衲願募而新之予蹶然起曰  
師之願必遂出鐘夫鐘神物也古有大林九龍千石之號周  
禮鳧氏為鐘海島有巨獸名蒲牢魚曰鯨鯨魚一擊則  
蒲牢輒大鳴吼故鐘置蒲牢於上而擊之以鯨昭其象  
而著其應也樓固逼海濱所以禳而厭之之具安可廢  
乎大海之中龍蛇蛟蜃天牛虎鯨諸怪物所蟠伏歎薄  
風雨能利害於民漢武帝未央殿鐘無故自鳴東方朔  
以為山崩之應銅者土之子子母相感則然白虎通曰  
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通義以為秋分之

音則擬金聲以扞水氣弭灾制戾理○發○五○行○之○生○尅○確○有○至○理○或有不爽者哉前

年秋八月丁巳邑人訛言海水且大上居民洶洶怖反

走邑令許侯下禁令齋沐刑白馬於神為文詛之及祊

凡三日且退舍四十里○轉○應○誠○字○蓋誠所感也今師蓄誠以釐事

不忘建寺之初義而惓惓於是舉曾子曰君子慮勝氣

言之必思復之復之必思無悔言師未學吾儒之道而

為人粥粥不妄言世信其言從之以復何憚乎少成將

見此鄉之父老子弟頻年困於旱澇傷稼廬墓井陌之

惴惴不暇聞師言而傲於心有不思安奠境內而箕箒

之是飭哉。則此樓之巋然獨存。正以閔昏墊之將及。不待庀材度工。已信其落成之易也。亦以其感於誠者信之也。予不喜為浮屠家言。特舉其大俾於茲。土者正告之。振樸野之狀甚肖凡喜揖而退。

項眉山曰。說得海疆關係。寺鐘鑿空立論。迥出思議之外。至附會諸家。而通以至理。無不昭合。願解直令漢儒無處置喙。陳介眉曰。慤誠便可集事。彼法中三十六義。一時俱墮。覺地湧金輪樓閣。增麗何必如大家疏文。都有乞氣也。黃圭一日。源委條晰。始知胸不具四庫者。未易片詞落筆。

涇陽令梁公崇祀記

朝廷之起手元突擇吏也。若馭轡然。平則持之。遇駭急則縱而駛。故晏安無事。以慈厚培民氣。一旦兵革猝起。非幹濟之才。不足以勝任。所謂執干戈以衛社稷者。殆難其人哉。然君擇吏。吏不敢擇民。秦民之苦。寇久矣。崇禎二年。秦比歲大旱。軍餉匱。叛卒倡饑民為亂。竄走山谷間。全陝震動。壬申。真定梁公士淳。方為涇陽令。甫下車。召父老來告曰。賊吾仇也。以為繭絲乎。將為保障乎。遂募民增壘。培修賦繕完。備守具。春秋書楚伐莒。浹辰克其三都。



譏無備也。是時制府洪公承疇巡撫練公國事與理刑  
 史公可法皆奇公以關中屯卒單弱不能制賊而韓城  
 白水澄蒲宜邵中部諸州縣掠殺長吏蹂躪無完郭制  
 府等獨憂涇甚賊亦數犯涇公率鄉勇登陴守夾水而  
 陣攻且急公特著短袴橫戟單騎突圍出逃城三匝而  
 呼曰鼠子敢犯吾境賊偵知有備怖友走曰是鐵項令  
 非吾東道主人竟乘夜遁去一城獲全百姓相率羅拜  
 泣下曰梁公活我嗚呼公之為令亦奇矣疆場之寄臨  
 事而擇將不若無事而擇吏漢時守令即為將帥故治

効多奇公能保危城於三輔充斥之際其功豈在一邑  
 哉宜涇民至今思之而願祀公也考古祀典凡法施於  
 民則祀以勞定國則祀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惟公咸  
 有焉遺澤猶存合食於廟不亦宜乎前此宰是邑者曰  
 路公振飛處熹宗朝逆璫肆焰平反大獄全活數萬人  
 殺賊身先士卒殲厥渠魁大與公類吾竊悲秦寇之劇  
 也實由闖黨大吏置盜不問釀成禍階兩公先機密筭  
 洵國運存亾之所係詎僅大有造於涇之民而千祀奉  
 之哉故大書特書以告史氏

顏修來日力大思沉識高法老真韓歐得意文字梁  
公雖賢得此文益足不朽  
姜西溟日叙事峭覈視李習之楊烈婦燕將傳而上  
之此八家真面目也○又日作一傳胸中有一部全  
史

扶荔堂文集選

仁和丁 澎葯園撰

鄆城謝 孚顛若

涪川辛永和柳聖 輯

傳

吳郡太守瑤如吳公傳

吳郡太守吳公道煌字瑤如先世居婺州雙圃君以博  
士弟子遷于杭遂家焉數傳至肖野君初為兵曹使萬  
曆間以軍功封將仕郎北居燕又為燕人父憲文君官  
內閣中書舍人知制誥撰著加五品服俸名動綸扉間

一篇綱領

公選入成均。聲藉甚。博識通敏。好賓客。飲酒滿一石不醉。高相國岱與深器之。延以課子。己丑成進士。在廷相推許。皆欲試以館閣。公不赴。乃得武康令。邑當吳興與區。無城郭。溪嶺峻邃。為盜賊窟藏。難治。公下車。召父老來告曰。吾為牧民長吏。盜何非吾赤子。乃飭保甲。討奸宄。悉罷掩捕令。陰得賊中消息。群盜相謂曰。公誠長者。我不敢負吳明府。相率賣刀買犢。爭投首。願為良民。城守軍吏拱手受成而已。治邑期年。無一賊敢犯境者。無何以母憂去官。時朝廷專重守令。用古身言書判法。

拔其尤者列上等。閣臣吏部試公四事。稱最宜。臺省風憲之職。值巴蜀初闢。急需長才。循格補授。閬中。閬中地衝脊。師旅絡繹於途。芻蕘供億稍不給。輒生亂。聞者心悸。色沮。公叱馭往。悉心區處。民獲安堵。中丞直指咸謂吳公治行第一。交章薦之。以卓異名擢儀部尚書郎。公笑曰。吾兩當劇邑。幾廢吾杯勺。今東曹無事。日與僚友傳壺殮。一日過張主客麟圖。飲席罷。酒闌。公囊中出一巨瓠。樽連進數十籌。坐客皆傾主人三易酌。乃去。然遇大制度典禮未協者。建議爭如虎。當對尚書有期會狀。

未嘗不沾沾也。秩滿出爲吳郡太守。公不以外用少嫌。且曰：得封酒泉，豈足累哉！吳自闔廬春申王濞，招致喜遊子弟，擅三江五湖之利，俗奢民窳，不避禁令。若曹平陽之治，齊不可法。乎盡除煩苛，督責之術，行縣勅胥吏，無得縱遣，與民約束。好訐訟者笞之。故公治劇郡，清淨而民自理。公退食，必飲酒。功曹欲白事，輒賜以卮酒，使不得言。或乘間出陳訴者，繞車下。公馮軾，佯醉若勿聞也。者如是久而民化之。有兄弟爭財者，兄饒于貲而弟貧，寡兄屬權貴，投暮金五百以要公。公領之，明日呼對。

應法曹平陽

簿。兩人各予之酒。先言事者罰無赦。兩人者醉，兄起指摘弟辜。公怒，命伍伯復以酒喫其面，出金謂之曰：汝訟爲爭貲產耳。賊金獨非汝橐邪？弟則天倫不傷，誠其弟曰：若兄俾汝厚貲，足以治生產矣。母信人言，闔墻不可爲也。兩人各叩額謝去。民謠曰：吳使君醉客勝決杖。五百妄一男子，指通洋起大獄。首于臺使者，株連及百餘人，繫囚索索。案莫定，乃屬公勘覆。洞得寃狀，欲出無所據。適王都諫垓封琉球奉使歸，語公曰：凡海船底有巨木長數尋，直貫首尾，曰龍骨。浮海非此不可。公頓悟。

驗所獲賈舶無之。遂服公。又思曰：反坐者奈何活百人。殺一人，吾且不忍。判曰：雖無濟海具，或有其心，從末減臺使者駁云：心者春秋誅意之文，空言何以成讞。竟兩釋焉。其平允明決，類如此。客有說公曰：吳民輕悍多豪猾，不奉法，雖銛筭鈎距，莫可誰何。遂循則玩愒，恐將不利于公。公曰：群犬夜吠，吠所怪也。吾平以持之，渠能嗾乎。客慙，大率孤行一意，終始不少變。公偉容儀，善笑，篤愛交遊，口晏客，然不可交。以私廵撫韓公謂曰：君何事日從酒人遊乎。牒訊文案省，未公即條對簿書中數十。

分。明。寫。照。

事得人人意所欲出，竟莫能難退而嘆曰：吳君廉，可能才不可及也。江南財賦甲天下，嚮額賦分解部寺科條繁密，郡縣多以微虧罷去。公爲創議，宜統歸司農少府，乃便。吳給事國龍聞之，採以入奏。制曰：可由是解賦。畫一守令，得稍久任職。以公始治郡五載，明察內敏，廉平不苛，吏民愛之。以捕逃失察例改調。時有任內八州邑賄累事，勾留幾十年所，乃與流寓詩人閩越吳香爲廣陵。吳菌次白下，余澹心輩短檝乘流，酣飲山水間。自言作郡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今與諸君約，吾將

祀孔子為酒聖以孔羣陳暄陶潛王績為四配我輩得

附于七十子之徒不必向陶家之側見取為酒壺便須

一日十醉慎勿令李僕射笑人時論咸謂公能自作達

公已薄宦情四輩敦迫勉赴京師鬱鬱不得意留數月

乃作黃鳥歌曰瞻彼黃鳥兮饒來啄野粟弋者張羅驚

歌詞甚古

栖擇木胡為戀餘粒拉沓高飛暮安宿遂決南歸抵家

雖微疴尚健飲八月望前一日月出甚皎公披衣起持

觴朗吟意氣殊曠越日舍笑而逝年六十逝之日郡邑

紳士皆垂涕父老子弟巷哭咨嗟思慕之請立祠虎阜

之麓歲時官屬行禮春秋致祭勿絕比之南陽桐鄉云

子啟陞啟陞有異才俱入太學知名當世

論曰漢初友秦敞以寬厚清靜為百姓先吏治蒸蒸哉

公自言生平慕直不疑張叔之為人神似子長號稱長者抑何洽

也公性簡易嗜飲酒即以此治郡民用休息豈非和于

中者感人易入乎海內初定二千石多尚巖峻飭厲以

速遷除公獨否居則民富去而見思雖未竟其志而澤

悠然而不

被者遠矣

盡

吳賡庵曰班掾序循吏傳雍和爾雅斌斌乎有德讓君子之風可規西漢文景間吏治最為近古此文摩

狀瑤如生平大節立政愛民逸情曠致躍躍欲出千載而下猶當棋見其人  
韓元少日篇中以簡易好飲酒爲綱而逐段掩映應照格合氣暢并其性情節概動止語言曲曲描出無毫髮勿肖作傳猶如畫家寫真使人人一見而卽指爲某人者却移置他人不得乃稱神筆也

寧前兵備張公傳

張公諱春陝西同州人少慷慨負大節起家鄉舉染什有能名稍遷寧前兵備道副使時遼瀋連陷邊兵益淩弱不能守公甫下車繕城堡儲糧糗修戰具規畫小定崇禎十一年爲太宗文皇帝收元之三年統軍祖帥大壽師潰退保大凌河勢皇劇三衛所部不及蓐食城門啓公單騎突圍出戰敗爲數健兒所執擁至帳中上方踞坐公不屈據地瞋目大罵左右粹公頸投地相脇爭持久上笑釋其縛欲降之公躍起奪旁侍者勝

下刀大呼速殺我聲震山野自毗盡裂。上益奇之終不可屈令安置三清觀得如宋劉韜故事公意姑不灰以偵其變自秋徂冬足不履戶外坐立必西嚮每月朔仰天而泣具衣冠朝拜成禮一日升東階趨不拜見者訝之乃新設御額於座及撤去復伏謁如常。上屢召不奉詔或時遣使慰勞稱朝廷意佯驚曰域中有兩朝廷邪但呼部領不稱名其倨侮嫚傲類如此不之罪也。居數年王師分道出圍連塔下寧錦松山失陷諸將吏降者稍稍衆檻車至西戟門爭引佩刀自沒其髮

趣走伏馬下項之諸將吏各將上意過慰公公裂裾為誓曰咄諸君諦視吾頸尚在髮可斷乎衆皆俯泣數行下以故行間有大期會必相戒曰毋令張兵道知先是航海初歸命者得稱舊人比名王君長下甚貴盛念與公舊常分牛羊頭畜醪糒餉公悉謝勿與通曰怒馬豈與豚犢共槽櫪哉及上畫拓遼西地賜大酺牛酒召羣臣令公俱來使三返是時諸降者新拜爵皆冠赤神以龍門幘衣復陶衣銀貂珠韎赫奕羅拜呼萬歲遙望見公從輦道入衣冠甚偉鬚眉戟戟欲動咸目送之不敢仰視



上南嚮坐。公東嚮坐。羣臣席璠。且笑。且睨之。觴三舉。揖而退。終無所言。上罷酒。起舞。顧近臣曰。有公等。百不如一春矣。既有人掠得盧龍生口。為公同里。言夫人聞公。猶知必死。囑家人曰。某婦人當殉地下。家人謂公未死。奈何。夫人泣曰。公猶即我死時。竟自經。公聞狀。喜。是真張春婦也。知觀請為夫人薦。上使齎白金。賚之。公揮使謝曰。欲紀年於牒。且勿歆。况生者乎。上然之。以乃公。倔強。母溷公為也。值歲除雪。上憫公苦寒。以錦繡段四為衣裝。還報曰。將詒我折腰。和許母謝。乃

忽。單提。數語。史法。

納而勿服。大抵公居東六載。齒髮雖改。未嘗少有挫折。遼人咸服其誠。忽上欲幸公所。預戒侍臣往覘公所為。入閣端坐。勿為禮。衛士環立。問起居。亦不應。眾怒。罵曰。汗來何倨乎。提其衽。拔劍。公起。仰迎之。上大笑。躬自抱持。叱扈者下。曰。姑以試卿耳。是時關東悉定。上猶以請和為意。使人微偵公曰。大人思故鄉耶。老矣。留何益。可釋上書請款之疑。請具車騎。供帳。送汝歸。公默然。踰月病死。上頗惜之。嘗問榜式。范公文程曰。朕見中原名將。虎視角出。迫勢絀計。困倒戈歸命。如摧敗朽。文臣一豎儒。往往不

易。屈。何。也。程。對。曰。讀。聖。賢。書。忠。孝。名。節。生。平。所。學。故。危。不。愛。身。上。曰。為。臣。子。不。可。不。讀。書。於。張。春。乃。信。由。是。悉。令。諸。王。貝。勒。旂。下。子。弟。皆。遣。就。學。以。公。始。公。死。後。詔。禮。葬。於。千。山。之。南。為。建。石。塔。表。其。墓。使。後。世。知。有。張。春。云。所。作。有。不。二。歌。隨。自。削。藁。不。傳。公。死。一。年。李。自。成。陷。京。師。明。亡。

論曰。余過營州之墟。得聞張公抗節事甚晰。野夫牧豎。皆能言之。皎皎昭日月也。苗知觀譙明。每向余述其事。必泣狀流涕。錢虞山謂公陷後。曾代上書請欵。有愧夫。

人翟氏嗟乎。公不竟死。獨磨淬。有以自見。烈矣。微文。皇之培養。成就。惡能至是哉。語曰。匹夫之志。勇於奪帥。其公也夫。

施愚山曰。通幅描画。張公處人所易知。獨將文皇委曲保全忠義之心。隨處寫出見朝廷培養士氣。即在艸昧初開之始。實為國脈靈長所由肇。確是。有關係文字。  
唐閻思曰。昌黎之傳。睢陽也。寫得凜烈。有生氣。政使百世而下。有頑廉懦立之風。余向客銀州。聞張公事。頗悉。恨未及一言。以備採擇。讀此傳。覺胸中之氣。勃勃飛動。非昌黎不足以傳睢陽。非蒞園不足以傳張公。其人其文。均可彪炳千古。

汝州從事顧翊明公傳

從事顧公名王家翊明乃字也杭之錢塘人少慷慨曉  
大義長於辨論以才幹著聞赴制科不就辟爲鹽漕御  
史掾值御史來按部固苛察搜括諸商賈財物進結中  
常侍公耻之謝病歲餘不入掾舍便高節後考滿謁選人得授  
河南汝州從事方是時秦寇李自成困巴西由楚奔豫  
李岩新附復并小袁營之衆攻城殺吏襄鄧間屠戮無  
居人或勸公曰君一小吏耳棄職如芥曷不擲退靠身  
逸去公曰奉職殉事人臣之分何論崇卑耶竟單騎蒞

受事臨汝當襄維之衝遊盜充斥奸人多蠱飢民為內  
 應公兼倅事廉知之日嚴保甲申號令鈴柝聲相聞公  
 短小精悍好飲酒勁髯匝頷頰所乘一馬傷左跗丙夜  
 每驅此馬挾弓矢健卒二人從掩捕鄣亭中隣賊無敢  
 入境者賊中多畏之號曰蹙騎從事方城王居藩邸雅  
 器公常獵於崆峒召公扈從晏飲極酣日未晡公醉掩  
 虞旗而進曰臣休矣請王命信人王問故對曰無廢從  
 事巡警王笑曰公狀似狙固躡捷可喜撫軍高公名衡  
 直指任公濬奇其才檄令署郟城縣事公至繕城築壘

備守具悉如在汝時頃之新令李公貞佐代而公亦以  
 秩滿遷關尉去汝人大恐伏御史臺乞留公者數千人  
 令亦不能去公如左右手請攝監軍司馬許之崇禎十  
 三年辛巳逆闖攻汴不克連破陳睢太寧商華諸州縣  
 守埤抗賊者必屠之少長無或免者二月儀杞開毫相  
 繼潰或空城而遁一夜泊郟城下圍數重公與令素有  
 備率鄉勇敢死士嬰城固守賊雖號數萬城中人無不  
 一以當百者三日矢盡竭城陷賊蜂擁入貞左厲聲呼  
 日驅百姓死守者令耳妄殺何為公躍出往爭之令文

吏無與悉出監軍謀宜先戮我賊熟視公叱揮去是騎  
 蹙馬者壯士卽褫令衣冠倒懸大樹上貞佐大罵請訴  
 上帝賊斷其舌磔之乃呼公公瞋目曰吾不負死令欲  
 生剗汝以啖餘肉語未畢刃亂下竟與知郟縣事李貞  
 佐同日死公有子國字節若名噪諸生工詩賦從父任  
 被執發憤思報父仇賊盡戮俘人將及國拷索貲畜甚  
 酷國給賊將有籓邸遺金窟二蘇塚側賊挾與俱去  
 有欲殺國國拾墓側石擊賊將不中怒支解之賊退汝  
 人收李令及公屍不得至峨眉山蘓公墓下見國骸而

應泣曰若從事公子也公子既殉父平時常登山作詩吊

應二蘓當葬此安公子魂魄遂瘞公子於墓傍云國娶馬

氏有遺腹生男氏苦節育子已年七十尚織絰國弟京

標方襁褓能自成立饒其家子孫勿絕節義之報

論曰流寇之爲禍酷矣所至墮名城戮豪俊以丞相賜

劍專征未易驅滅况公乎公一小吏改官跼戚以去全

軀保妻子無足訕者乃抗節不顧身與城俱亡雖謂死

社稷臣篋加焉公女爲余婦常言國割股以療大母自

秘無有知者然卒以身殉父難孝而烈哉補傳中未載

夫方堂文集

王昊廬曰如柳州撰段太尉逸事鬚眉欲活得此健筆寫生何肯居扶風下  
李湘北日班馬皆輕節義傳記中若此滴淋激烈之篇不少槩見先生真良史才令鐘鳴鼎食者讀之能不汗流浹背

蘄尉楊公存吾傳

顧從事殉難於汝州之明年楚蘄春尉死邾城尤烈尉

姓楊氏名明時字存吾其先自關西徙錢唐父守忠早

世公僅六歲母馬孺人教育之以家貧不能供魚菽輒

拊膺私慟曰丈夫致身苦不早自植激昂牖下何為遂

泣別母辟都憲府功曹事御史大夫劉公宗周劉公見

其偉而髯常目送之曰此小吏不凡他日當為張蒼蕭

望之亞勉之公試職僅得蘄水尉時楚事且孔急矣崇

禎十五年壬午張獻忠東界嶺之敗往投闖賊自成縱

之資五百騎。麾引而東。左寧南益兵救汴。獻忠得乘間走英霍。汰巢湖。便道攻院城。不下。遂襲蘄水。公為尉甫。二載。挾其子大儒。大任。冢孫四科。從。繕甲完壘。百姓願相守。賊遣偵卒。投密書。招公降。公暴書焚之。斬謀者以殉。懸首藁竿。上賊攻益急。適寧南軍避。自成於襄陽。盡撤楚兵。以保蘄黃。獻忠聞之。拔營去。百姓皆德公。公曰。賊怒而颺天倖耳。梟鷲能忘攫肉乎。十六年三月。再圍蘄水。城遂陷。邑令先期棄城遁。民無守志。公知事不可為。蕭衣冠北嚮拜。奮身投城濠。賊兵趨至。曳出斫。解。

寫得宛然如見。死大儒先赴水。復泗而上。引公衣。同遇害。四科亦死之。

賊益無復顧忌。復破蘄州。叅政許公文岐被執。至望華山。亦罵賊不屈死。蓋倚蘄水為藩籬也。天任者字元卿。機智多遠謀。乃飲泣。抓面。溷匿。俘民中。賊盡屠城中人。擇少壯者充遊騎。大任故超距。以示可用。賊令與百人俱。搜掠四十里外。平明還報。如約。明日復令偕五十人。

叙法簡古。全從項羽本紀得來。

畧地八十里外。還報亦如之。賊喜甚。令與十人俱。百里外。晨至。無爽。至期。大任與所掠村人。密召夾岡堡中老弱。以壺漿迎。十人者。醉極。酣人爭扶。攏下。鍾擊其。

顛盡殪遂西奔出蘭谿鎮晝伏積屍中夜行宿莽十餘日踵裂縮如蝮有道士藥之兩月始歸得公亡日祭享哀奠如禮以延垂絕之嗣者蓋至孝所感也四子振芳未隨任聞公計哀毀不食以諸生教授鄉閭終身不願仕公與許大叅文岐顧從事王家世稱虎林三烈云論曰余姑氏適楊尉而顧從事則婦翁也兩公皆卑秩其抗節不辱若出一轍何哉春秋爲親者諱矧親而賢也忠孝之大能不踔厲發揚以之風世者乎余是以爲之合傳焉

楊香山曰予讀楊公傳何忠義之氣至今如生也夫楚巖疆也衛尉非甚顯職也流寇陷楚藩名卿巨帥望風而靡苟且偷生者比比公以微職櫻城而守城陷捐軀而沒旣爲賊所獲則不屈而死傷哉勇也今四十季後葑園先生爲之立傳英風凜然讀者欲起公于九原而不可得彼偷生者今安在哉公有子五人季嗣元卿尤智識過人忠孝萃于一門父子並傳千古矣

彭躬菴曰其斷伏似左其排宕似莊其蒼老似公穀其歷落盡致波瀾老成又似龍門先生運筆變化之妙吾幾不能測其端倪矣弟令宐曰霸亭末寮三世殉國先朝養士之報于此可徵篇中以母節子孝合而爲文有原有委益信奸還不爽至字挾秋霜嚴不可犯誠有闕風化之文



慈節唐母陳太孺人傳

前吳興文學唐君聖庸繼室陳孺人出鹽官世族祖爲大叅虛舟公太學季焱君其父也早歿止一女母董孺人絕愛憐之幼穎慧端淑寡言笑乃爲擇配甚嚴伯中丞令威董公性持重與御史大夫唐公存憶清介相尚同朝志合遂許婚唐季子年十九來歸抑下柔謹無幾微自矜貴介之色躬親織紉克盡婦道結褵甫十月聖庸君卽捐館舍孺人號痛屢絕益不容粒者七日然孺人有遺腹矣先是原配魏里沈孺人生二子長彥曦才

五齡次彥暉更穉孺人抱持之仰而呼曰天乎遽令弱婦當室乎所天既棄存活兩兒以奉宗祀我死將安歸乃進糜食存憶公居官廉飭遺廬田十頃宅一區此外無他財孺人勤且儉內保姆外延師必身加督課視飲食二子稍成立脫簪珥會計之積十年秣千畝發千金營窆窆葬聖庸君暨沈孺人于松陵之三廟渚封以馬鬣四時告祭如禮孺人顧而喜呼二子于庭而誠之曰寫得淋漓感慨如讀樂府病婦孤兒等作令人一孱婦人持門戶與汝輩共舖糜煖煖在疚凡三十年以至於此上有滄浪天下有黃口小兒實眡我荼瘁魯

敬姜戒子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毋廢先人之業願汝曹念之勿忘我年且五十矣家事大小汝一承之二子拜牀下受命泣數行下歲辛卯長公職以明經入對乙未次公暉成進士例得授理官假歸值孺人壽堂上稱觴四方名士戶外趾相錯其友鍾朗凌來諸君執爵而起日以孺人行至高足以教天下後世之為人婦為人母者何以至今不朝也亟請于督學使者表其廬里中號曰孟母門云明年丁酉忽罹疾卒時論方惜孺人未獲享報迨冬十月曦為奸人所詬飛章告變陷科塲

大獄中廷尉考索連及代屬閱五年始解君子又以爲  
孺人不特貞且才且弗植也生能長育藐諸孤克蘊其  
家歿不見縲綹竄放之事天之報孺人者厚矣哉次公  
從東歸附孺人於亡父之右墻二子八孫家孫雲禎補  
博士弟子員因父難嘔血死諸孫之鳳等名噪黨序其  
興也未艾云方聖庸君棄世時孺人所遺腹得男不育  
孺人每歲必夢聖庸君見遺腹所生兒亦在旁指之曰  
汝畱善拊此子沈孺人止曰不可若爲我拊兩兒此子  
我當爲若拊因令孺人去後二子漸長夢中之子亦長

以遺腹及夢作收奇妙非史遷安得有此

孺人心異之具爲家人說如是考潛夫論夢列十占而  
性感居二焉此殆性與感所交致者然耶或曰武王邑  
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命爾子虞而與之唐豈錫氏之  
先協惟佳夢以孺人之慈而形於夢也蓋亦宜爾子孫  
之徵歟

張邃林曰西山云孟傳旁及變體黃傳並無事跡終  
非正則若泛襲套沿亦非作家此則敘次入古體裁

大雅置之古名傳中卓然弁冕

宋旣庭曰立格謹嚴鑄辭雅潔位置在潛溪圭峯之  
間至遺腹徵夢一結縹緲烟波千里萬里則駭駭乎  
駕永叔而接龍門矣

張秦亭曰得龍門之神而能自出機杼故序家庭細  
事亦磊落沉雄不同凡響末一段恂恂離奇尤覺出

人意表  
顧羽先曰八家文俱從史漢脫出惟昌黎廬陵為近  
古先生以史筆作傳記兼得昌黎之神故澹宕雋永  
可味

扶荔堂文集

仁和丁一澎葯園著

廬陽李天馥湘北  
相州許三禮酉山  
輯

賦七

遠遊賦 并序

丁子讀楚辭至遠遊愾然而嘆因悼世俗卑狹  
欲遍歷九垓窮攬海嶽縱跡荒極之外下按洞  
冥上躡蒼昊終以壽命不長顛隕厥志汎汎焉  
無所棲託遂推原屈子之意作賦以自廣焉

猗余幼好此嫿節兮。粵逸俗以自膏。諧黃虞之敷以過兮。敵先哲之遺蹤。還坎壈其夷猶兮。志礫礪而不可降。嗟大鈞之寤廓而靡埃兮。胡爲乎蜩翼之難容。悴侘傺。目顛領兮。心怵怵以將寢。御玄螭而上驤兮。望清塵乎紫宮。排玉閭以謁帝兮。覩虎豹之狺狺。鈞天鞀其盈耳兮。天門咫而可捫。佩銮璫之鈔鏘兮。紉芳蕙之氤氛。叩九閭以嗽辭兮。玉女笑而若不聞。爰拂龜以告巫咸兮。占余寢之攸貞。命發策以啓繇兮。兆飛龍之服蹇。卜人視塋而艷顏兮。曰宓犧之不我言。擊余涕之霏霏兮。悲

歲序之代淹。羗故都之勿可處兮。歷九州以遐騫。余固知盤娛之爲患兮。胡離恆幹以就隍。詈憲蟻於應龍兮。寧窘步夫螾蛭。搏怒鷗之貉獬兮。乘閭風之溲沱。翰發軔於青林兮。夕弭鞿乎滲澤。刈莞蒲之萋莠兮。蓀獨好此瀟潔。舉九疑之琅玕兮。湘君惋予之輕訣。仿石龜之襄海兮。寧溢死而不食。夫噉雪控距虛使驂乘兮。飈飛輪於河伯。左轆丘而右桑野兮。鬯紛紛其下械。會鼓鐘於帝臺兮。觴百神以讌射。瑤肆伐於窮魚兮。羸濟師而沈璧。蚩尤鬻鬻以興霧兮。野絕轡其何適。余悲乎崑崙

之危。虺兮安能縻。繼夫修轍曰天蓋高而莫可躋兮。馬  
齧蹠焉余將行。擻軒轅之華蓋兮。瑤房闕而霍霓。撫石  
牀於少室兮。太乙攀蜺而嶷嶷。銜龍燭於種火兮。彪攬  
撇以照形。擻玄英而酌雲。菹兮云以解余之憂。醒忻服  
稍可止妒兮。迸玉漿以飴夫。姪人响嘯蒙茸夫石菌兮。  
鵠徘徊而不下。瀑芙蓉之舒練兮。嘑屏翳之弗肯顧。龍  
巢下有丹水兮。浮鱗脩焉余以渡。漂海人之霞舟兮。魏  
膏乍熠而焱颶。含明之蒼環以爲階兮。颺颺乎鬱夷之  
鬻霧影。木萬歲乃一實兮。馭婆娑而嘻乎。風雨倒蟾景

於昆吾兮。剖金穴之雙菟。鵠銜粟於不周兮。蒼雲石於  
猗樹。掄落翮於媯陽兮。靈烏置余以終去。敲玉竦於玄  
流兮。森澔泐而安施。鼓沙棠以輕泝兮。恐汜濫其後時。  
望龍門而迅舉兮。駕鼉鼉而梁之。淬大阿之神茨兮。挾  
兩蛟而濟之。瞰瑤魚於貝闕兮。惟縈帶其若絲。矐鴟夷  
之怒瞋兮。躡宓妃之文綦。怒悻直以自戕兮。盍卷局而  
爲。勰汨汗潦以容與兮。蠶又胥胥其媵。予迭渾沌而益  
窮髮兮。奄懔愧而乘桴。歆勃冥之潛灑兮。撼鯁壑之奧  
。匿駭天吳之蕤蕤兮。匝扶桑以羣趨。逸祖洲欲弭節兮。

延佇乎東皇之所遊。駟蒼虬於青城兮。俯瀛壺之若浮。  
夸弱水之爲渠兮。又突惡嶠之嶢岨。憎蟒目之善產兮。  
思暮食乎鬼嶠。蛟振鬣於芟滌兮。三河濬而盪盪。鷺切  
羽若靈籟兮。猱翦鬣以搏魚。女娃填木於發鳩兮。懲任  
石之爲尤。抱忠信以利涉兮。窮奇蚺蝮而伺余。控八柱  
而暫一息兮。洞冥噩噩其焉如。余將溷兜離以偕錯兮。  
撼流沙以踵步。辨文身而適裸壤兮。裂奇服而改度。噴  
聶耳之聒膠兮。聽聾俗之鮮狙。飲留祈以利戎兮。墮黃  
蛇之霧鼓。封長肱於黑水兮。偈終僂而躋乎鴻鷺。翔黃

鵠於赤谷兮。眇帝女之愁思。綵勃鞞之羽衣兮。翼無影  
而差池。溘埃風以乘波兮。精瓊糜而羞桂脂。顛寶甕於  
彤丘兮。殄駒馱之妖裁。膏雰霏以灑庭兮。覲重明之不  
我徠。招燃阜之比翼兮。噦南海之丹泥。彼蛇洲何毒淫  
兮。皚素髮而變衰媠。廣延之妙舞兮。旋娟顧予而修頰。  
躋宛渠而浴日兮。舩螺艦以汎汐。儻大塊之長夜兮。沈  
蠶淵以燼石。籥結雲之黓黓兮。緹芝田而秣馬。垂玄露  
以恐晞兮。繞日匝而余乃下。羅昆明之神雀兮。擷珠蕊  
以爲餐。知君獨易爲媚兮。珥漱金之辟寒。獸五足而若

環兮馳因墀以窮蒐。倅解民於藁方兮。迅疾颺於玄洲。  
闕楓稽之石闕兮。人皇馮覽而稅駕。投子晉以玉杓兮。  
方嫉鳩之善化。覆冰繭以立霜兮。饗重華以袵禩。影霞  
裾之綵繚兮。移池曷讓夫蕙茅。捕蟲翊之九卵兮。雖細  
蟻而甘人嬉。耗甕與共戲兮。目燿瞽以反唇。黃父魂飲  
而霧漿兮。繞赤蛇而刈鰥。猓獮利爪以善伺兮。猶聳音  
而倅魂。渺六合其週轍兮。極亥步之無垠。遄塊軋而靡  
宅兮。終皇慄而遭屯。朕太清之晬廓而處巍兮。黃輿與  
衍以急魄。共觸石之將傾兮。鼇負崑而患蹙。余猶豫以

惕。惕兮。愴生民之貽感。帝赫赫其申命兮。女佚崦嵫而  
求索。睇羲和之嬋娟兮。帝俊頓余以霄宮。瞥跋烏使傷  
佻兮。時掩靄乎泰蒙。夸父棄杖而飲河兮。曾不知神耨  
之所從。返余轡於窮桑兮。洽璇題以金波。娟蜃光以遙  
矚兮。蕙紫桂乎重阿。載神禹之翠旌兮。騰宵寢而泛槎。  
捐余珮於漢津兮。獨信姤於羿娥。雌霓晷而蟠軫兮。筋  
金精乎絳河。沒日月使不旦兮。余何夔此。喻蒙離溷濁  
而處幽兮。皇忽鑿予之愚。伺疊爨蒸以沆瀣兮。儻羨門  
而姚赤龍。糅嵩山之昌獸兮。瘋煩結而憂忡。偕盧敖以



躑蒙穀兮愿同塵而湛融。訾琳骨之未可蛻兮非吾土。  
 其何庸降龍嶠之羽蓋兮金母詔余以從容。詎大道之  
 在。螻蟻兮余終守夫蔑蒙。亂曰茫茫天步困侷九土。紉  
 盤古今參龍蚴蟉。焚藹叢薄赤爍怒兮。脂冰豹脯。酌以  
 天酒。民安壽兮紫泥何污。虞淵之莽馮蒼虎兮。蛟妾媼  
 嫔走山泣石。魁宗祏兮還丹酷烈。拂髮以涅。懲饗饗兮。  
 因桓奇幹。伯陽握算。難枝汗兮。沃椒嚙。天雞趨輪旭。  
 易昇兮。相彼魁魁。啣萋升栢。崇窟以棲兮。翕韓飛骸。爨  
 青是竊。死不可斿兮。雲塗嶮巖。睽曉故墟。塹壙纍纍兮。

貌。猶逐俱。邁予馱馱于嗟乎。將安歸兮。

梁蒼巖曰離騷之妙全在複疊迴環憂悱變亂若斷  
 若續惟見恂恂離迷之狀而不可章法句法繩之者  
 乃稱極致宋玉以下鮮能解此況劉賈輩乎此賦獨  
 遡其源是二千年來要未曾有

錦鴛賦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時司馬相如復至梁諸遊士羣  
集因張曲筵設廣幕各令爲賦枚乘作柳賦鄒陽酒賦  
路喬如鶴賦羊勝屏風賦公孫詭文鹿賦適相如未至  
延諸席左意若不懌王怪之曰寡人願授簡於大夫獨  
後期何耶相如稱文君止聘茂陵之事以對王笑曰曩  
者聞大夫以長門釋皇后之愁乃不得自解於細君詎  
有說乎相如逡巡避席而言曰臣少居槐里邈焉客處  
徘徊上宮覲一美女窈窕流盼旣閑且嫵巧笑善顰目

挑不拒。翫蕩意銜。莫知所處。王曰。狀何如也。曰。其修態也。皎乎若驚鴻。出素波。玉質微逞。朱顏半酡。遷延襍褻。佚宕婀娜。交瞬欲逝。遑察其他。其容飾也。灼乎若朝霞。映秋蕖。雲髻蟬鬢。修蛾乍舒。華鈿瑟瑟。跳脫含珠。揚袂蘭葩。焯約扶蘇。流光迴雪。斐然衆殊。邯鄲見以驚絕。溱洧遇而躊躇。臣私其豔。爲作歌曰。遵蘭渚兮春華灼。羅裾引兮揄芬若。翩何遲兮愁人白。日欲逝兮將安薄。女乃俯仰延佇。恍若有望。迴睇微笑。精彩相蕩。於是搖珮飾。停步障。曳明璫。發浩唱。復爲歌曰。宛游龍兮乘揭車。

舉蘅薄兮結柑於。亦旣邁止兮。毋攬予祛。伊兩情之信。媵屬蹇修以通辭。恐他人之我先解。雜珮以要之。締九秋之未央。指牽牛以爲期。欸新歡之綢繆。乖白首之憫離。起彷徨乎中夜。擊涕泗而長辭。王曰。似此美矣。子未有懷乎。何所感焉。而能若釋也。試爲寡人說之。相如曰。唯唯。遂開取文君之詞。作錦鴛賦以進。曰。夫何錦水之涸。公兮沉眇。沔之湯湯。戲文禽之織婉兮。羌自名曰鴛。鴛。哢弱吭於蘩沚兮。紛喋啞乎金塘。翩靈洲以差池兮。羅文彩而成行。感佳人之愁思兮。頰薄怒而涕霑。撫瑤

琴以太息兮。軫嘈呖而無聲。暢釣竿之攸揚兮。移別鶴以改吟。疇絃絕其何傷兮。終撤響於知音。煜翡翠於象牀兮。展流黃之錦衾。寢怳怳其將逝兮。竟得意而交親。憺玄扈之噫嶙兮。結平原之層陰。瞶重關之阻修兮。雲颺戾而晝靄。下玉除以周覽兮。步倚徙於幽房。微少女之入懷兮。影紫輪之下裳。女蘿天其纏綿兮。蒼蒹萎而不芳。蛸蠨虺以當戶兮。陰蟲趨而深藏。宵耿耿而若歲兮。予獨哀此春陽。分孤鸞之晨照兮。暗金猊之夕香。願文梓以爲棲兮。峙孤雌而匹雙。凌柔翰以逞姿兮。長婉

變於君傍。瞻飛止其奈何兮。薄日暮而徜徉。望舒歛其皎好兮。虧蜃景於桂宮。睇俊娥之善詠兮。若愁予心之難明。眇河鼓之沉沉兮。掛北斗之參橫。省予誓之何尤兮。寧薄愬於終風。欲一見以申好兮。蓀不知以爲矇。君思我以得閒兮。予思君之不可同意。軫結而煩恍兮。悄伏鬱而并營。託修鱗以陳詞兮。紉瑤華之懣息。皇酒忍以輕絕兮。予不逮君之從容。念交頸於疇昔兮。率異飛而西東。鳳凰悽以服箴兮。彫半死之梧桐。嗟彼物之何親兮。翻噫噫以求雄。般石爛與海枯兮。孰悲夫永訣之

長窮賦奏。梁王大悅。賜鄒陽等絹人五疋。而益相如金百鎰。文毅二駿馬一乘。仍送相如歸臨邛。

李湘北曰。纏綿窈窕。弘我漢音。絕不似六朝金粉。止長明諸作。允爲異曲同工。

### 哀賦

極目窮秋。原野黯澹。陰風慄颯。帝用斯赫。人世胡尤。怛怛紛來。構此百憂。僕本羈人。感時則盡。草木變衰。天地異色。俯仰曩賢。傷心一轍。觸緒哀生。纏絲曷極。有若西楚。按劍羣雄。屏息阬卒。城南滌血。睢北嘆喑。裂瞋龍奔。獸踣。迨夫鴻溝。始割秦宮。乍燒楚歌。悽動良騅。怒號。蹇舞。裾於蛾眉。隳扛鼎於鴻毛。乃如咸陽。驕寵豔姬。遠聘黃屋。云侈玉几。難勝踏霜露。而夜闌撫金牀之若清。但見洛水彌長。欲渡愁逆。爰有齊相。好客錯躡披襟。結鞞。

已難。勿頸明心。千秋萬歲。墓拱成林。憫亡邑於俄頃。終  
隕涕於雍琴。至若慶卿報讎。酣歌燕市。俛笑田光。目攝  
蓋子。奮臂強羸。帳飲易水。長虹暴流。馬角全起。擊筑無  
聲。灑血千里。更如陳后。生妬中廢。長門瑤瑟。結軫寶匣。  
塵昏平陽。迨寵永絕。承恩冷梧楸。今井榦墮。明月兮層  
軒。聆車音之徑度。比桃李以無言。詎若烏孫下嫁。初辭  
鳳苑。玉珮長牽。鑿輿莫挽。驚穹廬之夕昏。悵離宮之秋  
晚。託黃鵠以裴回去。紫臺而不返。則有孤猿夜嘯。羣鳩  
晝啼。誰爲此聲。杞梁之妻。援琴一鼓。聽者增悽。嚴城欲

圻。溜水爲泥。况復洛陽少俊。憂毀長遷。浩浩湘流。弔屈  
沉淵。感飛鴟之集舍。悲搖落於早年。主人將去。何時可  
旋。遂若羊公。荆南出守。窮攬川原。極命峴首。冤鬼焉依。  
徒嗟身後。墮淚如縻。名湮胡有。至於遭世流離。無如仲  
宣。身羈楚國。目斷秦川。征輪膠牘。戎馬駢填。惋青袍兮  
塵結。蔽白骨兮草芊。登高樓以送遠。迴灞岸而潸然。若  
夫步兵沈湎。簡脫世趨。杼嘯巖谷。振響高梧。山河若邈。  
長臥酒壚。嗟太行之失路。每返轍於窮途。更或孤臣去  
國。戍客懷歸。閨人傷別。棄婦辭幃。此人但覩愁雲。匝起

破鏡忽飛亦復填膺墮鬼扼腕霑衣若乃金堂圯羅袖  
散歌臺曲沼夷爲莽灌靡不擊景欹歔無時追歎已矣  
哉春華歇兮繁霜催繁霜愼兮白日噴日復日兮淄素  
髮夕何夕兮溘黃埃人生適意能幾何孰不彷徨躑躅  
橫涕泗而增哀

嚴顯亭曰醴陵兩賦後不可無此篇○餘音激楚似  
淒筆拂耳颺戾萬狀

七憚

蒙谷先生遺世棄俗獨棲乎泱泱之墟神貌輻結膚澤  
尪瘠心如死灰形若槁木墊隘沉溺罔辨晦朔慄慄然  
碌碌然負芒屨而居杳乎不知其所托宿有藏室上人  
者夙與爲友而善之然割席索處者三年矣忽扶奔星  
之輪泛躡景之駟盛飾而往說焉於是陟幽都歷窮髮  
蜷局乎大荒之庭稅駕乎滌沔之野造其廬而請曰僕  
聞蛟龍之蟄橫絕溟渤有時而困不沸鬱於泥汚之中  
賢士之奮垂光璠璣有時而屈不憔悴於藪澤之間何

者。炫於物者。因乎勢。適於情者。存乎我。情之所極。任意而溢。上帝不能奪。妖沴不能侵。矢石鋌挺之不能攻。而去也。而吾子伏憂吟悒。神嬾氣散。意者其有疾乎。先生俯而應曰。唯唯否否。今夫懸匏充珥。不足以納音。良璞害斲。未可以成名。予曉攝泰巔。而瞽乎蟬蛸之形耳。受雷霆而淆乎醮。螟之聲。智窮象罔。而儵忽乎雄虺蛇腹之纂。纂恐年壽之不长。終鬱塞以結音。雖靈膏之莫滌。何腹餌之能傾。丈人輒爾而笑曰。有是哉。葦苓之和。非凡疾所施。不觀夫貞松之天矯。日月礪其旁。蕭艾之敷

榮。神漿沃其滋。試爲子烹鮮。刺肥於伊生之俎。纂英組穀於帝女之絲。廣雲夢之澤。以按獵。彌鈞天之野。以張帷。羅宓妃於洞房。命青琴使滌卮。蕩耳目之要眇。極歡娛之難辭。子能強起而從我遊乎。先生曰。倚君之力。得砭以藥石。蠲其煩癥。當不以規爲瑱也。僕願聞之。

丈人曰。瓊脂之禾雲。渠之秭流膏。歎雪饜。簋棘七消梨。素膚含桃紫莖。剖沙棠之蜜房。影齊都之玉衡。嘉時促節。增鮮吐珍。交盤錯綺。薦齒揚芬。乃命支離鼓鐺。專諸執戢。迷蕩之腕。雋燕之翠。熊蹯凝臠。兔臙鮮醢。晨鳧耐



寒鷄鷄乳。孚越江半墮之鱗。月支再割之特。鮫人珠柱。可謂五  
以作鮓。北海水鼠而成膾。蒟醬蒲俎。和以春齊。去聲膏薌。  
糝椒。燔炙中味。何盤食之滯滌。紛珍餽以命醉。于是滌  
蘭英。濯桂醕。葡萄千日。縹青百壺。濫琬液之清波。斟玄  
碧之瓊蕪。烏梅女蕊。恬醪九投。程鄉鷄泛。鄴水蟻浮。飲  
若長川之鯨吸。若巨壑之舟轉。銅龍而霧吐。傾碧瓷以  
澆流。此任公爲之選饌。而齊侯所以卜夜也。子能式飲  
食之乎。先生曰。予聞沈湎者必戒。而飽食者邀遊未敢。  
饜肥膾而舉君之觴也。七。掉尾處皆極古致。

丈人曰。員嶠雲石。冰蠶所出。蟬翼鷓毛。織而成綃。被滌  
文之輕裾。垂繁總之雙稠。揄脩袂而若僊。御鸞帷以逍  
遙。出則聯騎北里。緩帶上都。玄冠紫綉。綴以明珠。增城  
寶玦。懸之湛盧。昭王青鳳之裘。襄成孔翠之襦。莫不奮  
裊霞。絢引袴。烟舒微塵。繽郁散綺。流蕪爾乃。揚星旄。結  
玉驪。馳章華。發銅鞮。列步障於東郊。散銀韉之錦泥。開  
芳樽以迎袂。雜交珮乎金堤。明璫珠箔。雲軒爛兮。履鈿  
紛錯。素手同携。廻青驄於叢谷。席華茵之迷離。王恭羨  
其鶴氅。慶安愛夫紫綈。此容飾之盛。而都人以歌粲粲。

者也。子能炫此奇服以遊乎？先生曰：卜商好貧，衣若懸鶉，獸毛可績。萊子脫屣，予寧以衣褐見也。

丈人曰：豫章之材，高千仞而無枝，北隱崑崖，南偃條枝。騰猿攬蔓而不下，鸞凰鼓翼以差池。爰令郢人運斧，公輸引繩，璇題輪奐，彤軒藻紛。駕垂虹之飛竦，鏤窺鳥之雕楹。聳仙都之井幹，岌宜陽之永臚。中有栖龍之岫，闕鷄之臺，交疏結綺，阿閣重階。洞房逶迤，流盼相屬。金屏瑤榭，含葩炫馥。天懷發中非同俗艷繞素波以漾藻，疏文窻而映竹。銷蘅蕪與都梁，浴鳩鵲於霧縠。於是迴層軒，俯飛甍，紺幃雲列。

粲燭星，擎泛華林之羽觴，集菟園之舊英。羅珠霏於瑤席，發雅唱乎哀箏。此殷大夫之僊宅，而通人所樂處也。子能託足於是乎？先生曰：梓澤丘墟，往哲用歎。環堵之室，君子攸寧。予豈隘夫蹄涔之湫，而鬱鬱懷此居也。

丈人曰：乃有金谷名姝，銅街麗人。酡顏宜笑，愁蛾善顰。飄文鴛之弱帶，約纖指之雙銀。秦臺遇而下鳳，洛水見而疑神。釵挂玉而勿拒，薜醉髡而永醺。莫不目挑色授，驚心蕩意。投珞濮上，尋珠漢濱。指佳期以中夜，盼鸞軒之如雲。絳幄蜀毳，蘭幃越羅。芬以迷迭，飾以芰荷。揚飛

鴻之輕袂。逸妙舞於纖阿。眇香塵之迴風。剪秋水之層波。激流商以發音。援素琴而命歌。歌曰。望南浦兮雲飛。金波墮兮霑衣。良夜促兮奈何。樂未極兮懽亡歸。爾乃角枕既設。桃笙乍舒。含睇修態。與子同娛。感雙星之在湄。渡娥影以宵光。散輕蟬於荔葦。卜倒鳳於明釭。秉密誓其勿愆。極婉變乎曲房。此冶曼之足以怡情也。子能褰裳就之乎。先生曰。彼婦歌而尼父走。鄭襄御而屈原逐。美女入室。良士之讐。子何暇耽此鴆毒也。

夫人曰。若夫泗濱玄梓。朝陽素桐。製以爲箏。移徵變宮。摩鷗絃之蜿蜒。搗鴈柱之瓏璵。乃有郝素妙伎。桓野繁聲。調絲促羽。怡精蕩翫。引羅敷於陌上。變別鶴之孤吟。既而笙竽互激。抗墜悠揚。纖入查冥。響遏空桑。舞蜨蝶之翩躚。嫋釣竿之琳琅。素手紛其若飄。清商發於繞梁。韓娥爲之倚笑。秦青聽而霑裳。兼以狄鞮雜部。西涼龜茲。琵琶坎侯。撥以瑤枝。傷激楚之繁哀。節陽春之妙辭。丹蛟舞而炙笙。青鸞翔以調箎。招郭生與宋禘。倚長遂而和之。雲禽婉兮。玄霜哀。紛折柳兮。吹落梅。爲歡此夕。今何以爲懷。遂有鍾儀按絃。南風夜冽。文姬促拍。隴水

迴風舞雪

鳴咽能令驚鳶墮羽怒馬仰秣絲竹罷鳴擊筑而撤此  
 師涓之靡鼻而音聲之至悲也子能傾耳而聽之乎先  
 生日琴瑟在御志士所以陶神若趨數好濫鄭衛惜滌  
 子未敢溺於音也

丈人曰季冬之月爰習五戎執鼓張罝虞人畢從於是  
 建大羽之旂挽千石之弓追籥雲之飛兔弭逸驃之游  
 龍飈颺乎滌澤之野艾蘭置旃於其中爾迺布網匝雲  
 發鏃掣電潛禽翼吼駭獸歷術指不虛控中必飲箭乃  
 有嶧喙之兕梁山之犀奇鷓九頭粉殺四觜玄熊聳齒

以蚡蜋鷓雉瞥目而破離滌血腥夫巨野積肉膏夫平  
 坻振冒早之虬鬣耀星旂之魚鬚墮梁君之駭鴈奔公  
 孫之逸麋鹿膺鏑以青裘驚脫罾以輕機惟蹂躪其靡  
 孑然後掩圍而寢虞旗於焉橐繁弱戒剛駟犒車徒張  
 毳旃任公分禽慶父舉燔炙曠魚酥刺肥擊鮮焚林窮  
 藪飲至而旋此羽獵之巨觀也子能樂此不云疲乎先  
 生日見獵而喜相如未免於勸也君子以六藉爲畋漁  
 從禽於荒母乃自佚其志何  
 丈人因乘間而進曰此詞人之麗淫未聞君子所以垂

鴻名貞壽考也。乃若宛委之藏，羽陵之逸，瑤牒蔚以丹  
簡，雲書秘其紫笈。困侖灑噩，莫可紀極。桓譚之所未窺，  
張衡之所罔識。遂有言談林藪，文辭綺紈。喻飛兔之越  
海，比游魚之出淵。握靈蛇以增價，招翠鳳於行間。輝薇  
光以儷巧，喬輪扁之難言。憂哉！負乎麗矣。美矣。而至人  
之蕩滌萬物，洗洋鴻濛者，或未有盡歟。於是茹精英，翦  
支曼，抽新醇，理煩亂，抉白馬之詭辭，隱碧鷄之雄辨。珍  
良璵之不琢，悼素絲之屢變。游泳道德之圃，恂悅玄虛  
之場。披芝菌之夕華，玩蜉羽之晨光。擁離芷以築宮，羞

晚琰為心玄黃成采

瓊靡而為糧，望流沙以頓轡。託蒙園以啟疆，眇崑崙其  
若帶。戒玄御於勾芒，離混濁以何求。還不死之舊鄉，是  
則棲鶉鷄於翔鳳之條，遊龜鼉於昇龍之淵。詎祇振翼  
紫薇，濯鱗滄鷲而已哉。陳說未畢，先生屨然而起曰：敬  
聆玉音，既和且柔。聿發其蒙，我心則瘳。詩不云乎：樹護  
則背，胡言勿酌。遂返初服，終身不復言愁。

吳蘭次日漢魏而下擬七者何僅數十家或粵衍有  
餘風神不足此篇特舒新彩璨爛奪目正如月支絳  
甕端以細好取貴不徒博山蒲桃自炫工巧  
張用霖曰比枚之七發較為流麗比曹之七啟更加  
沉博自出新意天情開朗綺伯花于筆苑縟翠萼於  
詞林始知慧業文人每變愈上也

扶荔堂文集選

仁和丁 澎葯園著

陟州和 泰大來

穎谷孟 桓長侯 輯

題跋

正巳堂詩集題詞

陸生有云詩緣情而綺靡宣志導懷體貴劖發必使循  
轍引繩捷徑窘步若猶琴瑟專一而不可聽也。不知太

包括古詩今評詩有識

冲咏史竊比鰕鮓景純游仙俛跡遠遊靈運清輝之句  
傲自明月高樓玄暉金波之吟本乎清風飛閣古人屬

意。比。調。高。下。自。殊。豈。在。別。開。戶。牖。乃。較。工。拙。哉。予。每。以。此。衡。詩。世。咸。卑。之。無。甚。高。論。爰。居。鐘。鼓。徒。駭。俗。耳。獨。吾。友。王。子。雪。岫。天。才。獨。步。雅。擅。著。述。出。生。平。所。為。詩。欲。折。衷。予。言。為。斷。嗟。乎。予。安。知。詩。哉。然。自。漢。魏。六。季。以。迄。唐。開。寶。間。作。者。斌。斌。嘗。得。受。而。讀。之。大。約。風。雅。之。規。典。則。  
歷。序。休。格。是。詩。園。得。力。處。即。舉。以。示。人。居。要。騷。賦。之。致。深。永。為。宗。古。體。之。工。專。求。意。象。歌。行。之。暢。必。歸。才。氣。近。律。務。先。聲。調。短。絕。獨。主。風。神。雖。結。誤。殊。途。而。金。科。玉。條。古。今。不。易。乃。如。雪。岫。之。詩。兼。哀。總。攬。用。集。大。成。要。諸。合。作。高。里。四。言。韋。孟。之。亞。筮。篴。放。歌。陳。思。  
于。教。五。中。可。想。見。雪。岫。

詩。品。媿。長。生。斂。行。格。調。全。倣。盤。中。聽。燕。客。彈。琴。大。類。嘉。州。秦。箏。聲。最。悲。一。首。他。如。老。樗。抽。杜。陵。之。秘。落。霞。掇。龍。標。之。遺。蒼。深。韶。麗。無。不。擅。美。翩翩。之。選。庶。幾。遇。之。以。視。阮。生。優。緩。有。餘。公。幹。錐。角。重。削。尙。未。免。割。曳。綴。懸。之。譏。雪。岫。體。裁。具。在。不。更。度。越。諸。子。哉。近。今。詩。學。淪。廢。竟。陵。導。源。西。江。波。靡。汎。濫。不。止。噴。林。樾。石。望。洋。者。驚。焉。然。則。信。陽。舍。筏。津。梁。日。迷。詩。道。江。河。要。非。救。時。篤。論。雪。岫。其。憂。之。矣。

夫。務。堂。文。集。一。試。故。詩。多。悲。此。不。平。之。感。其。精。光。氣。魄。自。足。于。古。顧。茂。倫。曰。雪。岫。老。于。學。自。束。髮。攻。書。深。心。世。務。未。嘗。一。試。故。詩。多。悲。此。不。平。之。感。其。精。光。氣。魄。自。足。于。古。

初未嘗屑屑聲律然要非讀破萬卷不能詣此閱序  
 言具見其沉酣風雅之一班矣  
 錢礎日日東坡有云士之賢者恆見于顏面而發泄  
 于辭氣卓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雪岫非徒以詩傳  
 者詩亦其發泄而已讀蒨園序當急索其詩讀之并  
 索其人友之耳

梁尚書棠村詞集題辭

棠村詞者大司農梁蒼巖先生之所作也北地諸梁  
 聯鵲起猶漢代之有荀楊江左之有顧陸而墟篋三謝  
 偏重臨川綺袴群劉共推孝綽早已鼓吹騷壇挖揚詞  
 苑談菘之家奉為喬岱者矣乃先生益弘損抑之風不  
 遺蕭艾之采子期清節喜附巨源敬禮小文見哀郎將  
 故恒峯旅寄獲奉儀規東山碁墅之暇品及林泉蘭亭  
 裨飲之時旁親絲竹蕉林屋底每多紅杏之吟藍尾樽  
 前共譜檀牙之奏此棠村一編所由葺也諷唱之餘敢

王盧雅藻



為論次小令質貴纖穠態宜輕婉如奇葩香苗殘英未  
 飛新篁夜舒濕翠乍滴冰純文錦之內忽露編珠雕鏤  
 錯采之中無非叢貝長調材贍博而尚奇氣綿緩以迭  
 變譬之笙篴雜引緣子建以爭妍琵琶曼聲得季倫而  
 倍俊但使紅兒按節繡帳徵歌絳樹迴風錦茵逞舞襲  
 其遺韻在昔為難今也纏綿巧妙不殊梅溪石屋之間  
 韶秀清芳直居待制屯田之上所謂玉釵羅袖均有旨  
 歸杜若江籬並深比興固先生所獨詣也詎僅邢子才  
 紙貴京師徐孝穆流傳異域而已哉僕更獲交先生之小

阮冶湄明府來宰錢江才同潘令但種名花清若胡威  
 曾無匹絹獨手授先生新詞一卷得卒讀焉既無黍于  
 雅頌亦粲溢乎風人昔樓高月冷玉局終為愛君花落  
 燕歸元獻因而薦士先生振珮西清人倫東國發為吟  
 咏原本性情即以當卷阿穆如之頌山榛彼美之篇豈  
 有殊乎洵盛世之音安以肆非必詞人之賦麗以淫也  
 詞學肇興元聲未墜舍先生其誰與歸

汪舟次曰歐陽衛尉之序花間正勝孝穆玉臺之作  
 以纖穠處固不及其清婉耳是篇風藻流逸其音肆  
 好唐初三傑差足方擬  
 林石來日舍葩咀英有吹氣勝蘭之妙祠部偶為駢

麗之文便欲衙官江令鞭策子山固知才人無所不可

卜峯詩餘題辭

梁谿錢子礎日居於九峯之間屋其上并主人而十焉

是為十峯草堂因以名其詞夫草堂者峯之餘也詞又

為草堂之餘錢子善取餘矣不益多乎哉堂之中九峯

環亘若襟帶蔚葱窈杳不可名狀晨之風夕之月嘉樹

蒙翳雲物虧蔽野麋之萃伏山鳥之啁啾凡獻奇逞怪

蓬勃奔赴于前皆為錢子所有豈胸中尚有不足者邪

乃錢子顧不自有而還之九峯獨收其餘焉以補九峯

之一而此一峯者峯立若削蘚為裳蘿為帶榭葉為衣

裾俯於淵不能釣也。侶於樵不能采也。窮年矻矻與世  
 為忤。安在其善取餘乎。然以殘巖斷壑。零山剩水。託諸  
 酒瓢歌拍。以自抒其嘯傲。所謂取不禁而用不竭者。以  
 世之有盡而供我之無盡。其所餘果孰多哉。故曰峯餘  
 草堂。草堂餘詞也。我聞岱山之顛有所為丈人峯者。錢  
 子殆其匹歟。彼姓名文采不彰於世。又何餘哉。

餘音飄渺  
 葉詠菴曰。文僅二百字。而譎詭葳蕩。變態百出。絕似  
 柳河東短篇。

吳伯成曰。乘輿落筆。意到筆隨。是小品中上駟。應嗣寅曰。語曲而古。所謂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者。

鬢雲集題辭

蒙莊氏之言曰。太聲不入于里耳。折楊皇夸則嗑然而  
 咲。世之趨數好濫久矣。黃帝張咸池。樂於洞庭之野。北  
 門成始聞而慙。既而怠且惑。乃蕩蕩默默不自得。聽古  
 樂者。恐臥二缶。鐘惑况龔俗哉。若幽禽之音。悅以豫吟。  
 蟲之音。悽以切。春女思。秋士悲。聲之有感者也。感而自  
 得。是得於吾心者。我知之人莫能知也。斯太聲存焉。豈  
 非萬竅怒呿而獨聞之。寥寥者乎。惟詞亦然。詞雖籥于  
 六季。孳于唐。錚呶于宋代。降相鳴。非猶古葛天氏之遺。

音者歟。前者唱于隨者唱。喁激瀉矣。咬衆籟齊發。其天

全也。卓子丹崖獨知之。審聲以合調。協調以抒辭。窮乎

窈冥。如有神會。若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

之據梧也。行流散徙。不主常聲。非篤好而心悅。其能全

乎天者。若此耶。其曰鬢雲致感也。有仍女之鬢。光可以

鑑。后夔取之。衛風咏碩人。蛾眉鬢首。極寫婉艷。而不及

鬢。詎漢后之繞匝無若。楚宮之高髻也。詩曰。豈無膏沐。

首如飛蓬。君子殆傷夫遺世獨立。而莫有知者乎。丹崖

獨知之。任世之嗑然而咲。彼姚佚啟態。徒自託於蒸困。

也夫。

羅振彛曰。抒寫幽折。古澹雋永。深得南華之趣者。孫

樵劉蛻何足擬此。李東琪曰。廣平鐵石能吐梅花。葯園此序雅與題稱

不識落筆時有蛾眉捧硯否耶。

三子合刻題辭

予嘗笑西楚吞滅六國。一炬咸陽氣何驚也。乃垓下歌曰。虞兮虞兮奈若何。漢武窮兵絕塞。求海上神仙志侈矣。延年歌曰。佳人難再得。自古業成王霸。威加海內者。尚不能忘情。婉變至留連。依戀於詠歌。而不忍舍去。况才人所託寄者耶。故英雄兒女情比意合。抒寫襟懷。無乖本色。此三子合刻之詞所由作也。然三子之所託寄者。則異是其杓。慷慨好任俠。家昌亭。往往與吹簫屠狗者遊。景桓年最少。善躍馬說劍。慕望諸君。武鄉侯之爲。

人予弟天菴子高閉戶之節一瓢自隨與世無忤蓋狷  
 者也跡彼三子所為志峻而業廣豈蕩佚於珮聲釵色  
 中者登徒之賦偏工金屋之嬌安在所謂屠門大嚼麴  
 車流涎令人目炫而魂驚者雖不得酒肉差足快意以  
 自豪耳磨耗壯心不堪牢落豈英雄欺人哉合而論之  
 留雲詞若快馬騰空瞬息千里衝風掣電不可端倪縱  
 使華山之騾駢未易追及探西詞若三河少年臂鷹走  
 犬平原草枯狡兔突起殊有弓燥手柔之致秉翟詞若  
 邯鄲豔女隔幔搗箏心事如訴不知年已五六十翁尚  
 趣甚

遊敖嬉戲如小兒狀噫異哉

關六鈴曰亢爽嗚咽如聞築聲不意於詞序中見之  
 毛稚黃曰含悽吐艷歷落宕往如金波漾日令人目  
 眩非此奇文不足以寫三子之奇

沈夫人季嫺詩集題辭

予讀周南芣苢草蟲之詩而見當時閨禕之游泳固王  
 化所由興也室家無事覽物微吟古婦人女子往往能  
 為有韻之言然觀其愛采<sub>五</sub><sup>然</sup><sub>風</sub><sup>藻</sup><sub>之</sub>勞寫憂心之况何其宛  
 折而多風歟吾友沈漢嘉夫人柴季嫺氏幼聰穎工為  
 詩善鼓琴且博涉羣藝凡楷書隸法各臻其妙父雲倩  
 先生諸女嘗親自課之而季尤清拔比之劉孝綽三妹  
 夫人即其季也漢嘉性恬退自高夫人佐之故為詩神  
 情散朗有林下風氣念漢嘉少不得志居恒常鬱鬱夫

人必咲脫簪珥命酒花下援琴鼓一再行作歸鴻之曲  
 引聲恍慨聞者頓為起舞有句云古琴久不理風雨作  
 龍吟其識度超俊如此嘗憶武林舊事頗稱繁盛每值  
 採蘭之期畫船繡幕交映湖濱爭飾明璫翠鈿珠髻蟬  
 殼以相夸炫夫人獨漾小艇偕馮錢林顧諸大家練裙  
 椎叙寫有色似孟堅外戚傳風致髻授管分箋而賦詩隣舟遊女望見悉俛首徘徊自  
 愧勿及由是觀之夫人不特變風俗之奢靡且以形內  
 則之和柔庸非詩教然乎以故夫人之詩惟姻婭姊妹  
 間唱醉之作盛傳閨壺世罕有知之者而夫人頗不欲

世知漢嘉錄其稿以諗予予曰是不然採葛之歌著聞  
 越境機上之句直播後官漢安世房中出自唐山之手  
 且登乎郊廟今夫人慈孝敬儉之風溢發于篇什且將  
 與芣苢草蟲助流風化何不可以傳諸世也哉因俾授  
 梓而為之辭

李丹壑曰風神韶秀蔚以雋思所謂體勁質朗窮巧  
 極妙殆曹昆之篋篋也



袁孝子小記跋

予讀李漢陽所作袁孝子記俯而嘆曰傷哉貧也非貧

一篇本意

無足以見奇孝曾子南游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轉

轂百乘猶北嚮而涕泣老萊子耕蒙山之陽藿葭爲墻

拮著艾而席之乃褊衣弄雛以爲樂是孝子之志以貴

不如賤富不如貧也豈顧問哉按記袁子重其將出遊

母爲脫輕容衣浣澣更紐以衣孝子孝子衷之楊以褒

敘法簡古

衣久之脆時就客飲悞爲鐻工所裂歸寢解外服露母  
前所改衣襪綻不可卸大驚捧衣長號終身不能釋嗟

乎孝子不能一日忘其母有如是哉憶澎戍遼海還吾  
 母顧太宜人終日泣目盡腫聞抵舍趨出走堂下抱其  
 頸而泣曰天乎汝亦知吾望爾也乎果兒也老婦今日  
 復產一兒文生于情左右皆慟不能仰視明年澎五十母鏤一金  
 屈卮銘曰知命謂我祝兒長生也每歲時伏臘必踰進  
 此卮以供太宜人色笑今不敢舉此卮者凡七年襲諸  
 積祭日一陳之抑自悲矣世方惜袁子不幸所昇為柔  
 脆之具不克永持被服以留慈母之手澤若栝棊盤匱  
 之屬尚能久存竊為澎也幸然嘗閱袁子負母看花園

春暉宛然在目庭除溫靖五十年如一日詎澎八上京  
 師長遷六載乃貽老親以投杼倚閭之戚方鬱塞悔痛  
 竊不得自比於人以視袁子幸不幸更何如哉陶士行  
 家酷貧母為子留客截髮設精食遂得延譽成令名韓

又引二母作波

康伯母隱一几毀壞卞鞠欲易之以我家古物不忍去  
 其子居官清儉以此獲全是則袁母之衣卽以為湛之  
 髮殷之兒也雖晦顯不同所能成袁子之孝者寧在一  
 衣也哉吾故于袁子之孝益深幸袁子之貧有以也夫

錢礎日曰通篇寫袁子窮愁兼說自己患難景况淒  
 涼情詞激楚令人一讀生悲再讀流涕此至性之文

非描畫家所能似也其文之段落結構逼真龍門  
孫赤尾曰立論如山岳運筆如風雷中間插入自己  
患難與太宜人生離死別一段情景覺此又更有關  
係自是天地間有數文字

吳志伊口寫重其純孝牽連已身有聲有淚文到真  
處愈樸愈佳此史公神行之筆

吳慶伯口似為啜菽飲水道真懷抱耳然語氣哽咽  
實嬰兒中道失母之聲

吳清來像贊跋

吳子清來自號清狂子圖其容於柳下以比夷惠之間

世鮮知其狂者吳子輒喜人指為狂夫狂始於楚接輿

孔子特取之以為中行之次狂固載道之器也吳子好

自况也亦宜吾見世之所為狂者負才任氣使酒善罵

坐往社令人裹縮不敢近若高陽酈生人皆謂之狂獨

自謂我非狂蓋司隸入許伯第嘗云無多酌我我乃酒

狂此兩人皆儒者生說高帝據敖倉罷歷下兵次公能

屈平恩侯劾奏長信少府豈盡狂之所為哉然司隸喜

深刻生時年已六十餘。乃吳子齒方少。孱弱不勝衣。遽能以狂自命。若是吾以知酈蓋之徒不狂也。况吳子沉深好讀書。工詩歌。退抑善下。所交盡一時名士。何致作狂。別駕諸而趣詭言我醉。令王荆州栢鼻炙眉頭乎。雖謂吳子不狂可也。今披其圖。容莊而色愉。骨竦不媚。馬遷見子房圖。如婦人好女。不知視吳子何如。然沙堆一擊。非柔怯者所能任。願吳子樂是狂。終其身無少變焉。其效正未可量也。狂與否在善用之而已。

余澹心曰。礪阿頓挫。以翻剝見奇。是文章筋節處。弟令宜曰。骯髒磊落。傲岸自喜。讀一過。皆作有。

問鸚詞跋

詩曰。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是音之善。感人者莫如鸚。然鸚之音。人皆悅而聽之。惟浩翁詞云。百轉無人能解。相彼鳥矣。舉世索一解人。且不得安。有感其音而問之者。耶。夫鳳凰之鳴。於彼朝陽。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此感之大者也。下至草蟲蟋蟀。其細已甚。亦足動戍夫閨婦之愁思。况騷人矢志乎。予為歐冶既序其玉笙。而聽鸚詞復出。若笙之音。以竹。鳥之音。以喉。豈竹不如肉。以漸近自然者。為貴。玩其纏綿巧妙。會心處正爾。不遠固當。

以不解者解之也。時值春和柔柔始條。亟呼我阿咸。且携雙柑斗酒。過段家橋。下作清商。數弄交交之聲。猶尚在耳。歐冶縱欲目予為癡。叔予奈何啁啾不止。為莊生之鳩笑也哉。

徐野君曰。逸致斌紛。拂拂帟上。敬禮小文。宜為陳思所稱嘆。

蔣波澄日波瀾無數。妙在一氣呵成。而風致斌媚。又不啻春鶯之轉花外。

邵景桓曰。意致纏綿。情詞綺麗。如阿嬌閒倚離欄。手解連環百解不盡。

### 澹月樓詞跋

胡子文漪以字行。姿貌秀偉。頗冲雅善。下人詩歌特豪。

縱自喜。猶工填詞。吾友毛君馳黃深器之。嘗曰。風格端

麗。周晏之流亞也。宇文叔通以吳彥高樂府名天下。可

往求之。况近在。高座者乎。宜其掩衆製而獨盡其粹也。

其詞瑰磊恬逸。極類子山。若精工富艷。有非清真所能

及者。今世好譎浪遊戲。褻嫚不知檢。亦可少媿矣。胡子

將挾策上長安。出其軀詞流傳都下。當不以槃珊教宰。

為先達所愕貽。寧若美成之見知萬乘。終淪落不偶者。

耶嘗讀胡子琴樓合稿。靜好閑雅。不減秦嘉徐淑之贈。答所謂一洗綺羅香澤。以曲盡綢繆宛轉之度者。致堂稱薌林酒邊詞。染而不色。予於文漪亦云。

徐方虎曰。近日詞家流曼。猥狎而風人。蘊藉之義微矣。祠部力挽頽波。可無江河日下之嘆。周敷文曰。筆古意深。短言彌邵。大似前豐送安黎二生序。

顧端文公家藏手牘跋

端文公以理學忠節立神宗朝。羣奸側目。推為東林黨籍之創。乃伏讀當時朝士大夫往來款訊之筆。若鄒南阜。趙儕鶴。高景逸。諸先生。手跡宛然。其憂天憫人。忠君愛國之念。灑灑毫楮間。足以奪奸邪之龜壯。正人之氣。何其摯也。然僉壬欲肆志者。往往指摘于片言隻字。以為植私交。恣訕議。借端排陷。多出于此。今味其辭。皆綢繆國是。匡楨正類。一出乎光明俊偉。反覆流涕。無不可以告人者。并可以告天下萬世。豈非上不負君父。卽無

僉。壬。傾。仄。古。今。皆。然。

愧于朋友者乎公裔孫梁汾君持此冊示予雖歷百餘年尚奕奕有生氣因痛東林之禍至光熹間烈矣公以老成早謝黨釁未作幸不與挺擊移宮三案時事惟鄒高諸君子百折不回扶綱常倫教于風波震盪之日不于此寸幅數行中決之乎觀此冊便了然有原委不必更讀倪文正辨東林疏也

周次修曰寫出東林諸君子一段浩然正氣千古猶存用筆蒼勁犀利足以辟易萬人嚴敷五口嘗讀陳士業鄒忠介新祠禪流暢善激昂此文跋顧端文更嚴簡有節制皆近代傑作也

扶荔堂文集選

仁和丁 澎葯園著

儀封王仁深聲六

輯

陟州杜志信中孚

雜著 說 銘 傳 墓 碣 碑 銘

箕子明夷說

易者聖人憂患之書也。憂患之大莫甚於天下後世之不明斯義而莫決所從。為之特立一卦曰明。明者憂患所由生也。周公系爻辭凡三百八十有四其變也屢遷未嘗有指切一人以實之者。獨以明。明者何

哉箕子殷之繫臣也。五為君位以箕子居之。不已過乎。  
絕大議論劈空而出  
 曰武王固待以不臣矣。所以尊治統也。禹以是傳之湯。  
 也。何以明之。當殷社方墟之日。彘倫之變亟矣。抱噐者。  
 有人祖縛者。有人圖書焚滅宗臣者。長皆淪喪。有一箕  
 子者。得釋囚以去國。麥秀之歌。徘徊故墟。欲哭不可欲  
 泣。則近婦人。彼其心有大不忍。明言者矣。乃佯狂顛越。  
 而不敢。即死為有洪範存耳。洪範為百王之大法。天出  
 書於洛。以錫禹。商受命而傳於湯。至周而不得傳之武  
 豈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此周公之所大憂也。自天地既  
點醒  
提照夏患

關河圖洛書相輔而並峙。疇亡則易孤。又聖人所大懼  
 也。書首言王訪於箕子。天陰隲下民。稱天所以著武王  
 之心也。惟十有三祀。祀商紀年也。史臣仍舊文而不改  
 所以成箕子之志也。故周公以為後世占得明夷之五  
 者。有箕子之明。若箕子之貞焉。可也。孔子則曰。箕子之  
 貞固矣。貞於已。則明祀妙註疏在一身而止。貞於天下。則明在萬  
疏不可一字  
 世而不止。明不可息。若斷斷乎言之。此兩聖人以貞表  
 其節。而以明大其功也。非此義也。歟。或曰。易尚象。箕子  
 者。象耳。非實指其人也。雖然。聖人因象以立辭。其情不



大。可。見。乎。若。既。濟。之。系。高。宗。也。歸。妹。之。系。帝。乙。也。其。事。不。載。于。商。書。何。以。鬼。方。之。伐。于。未。濟。之。四。復。言。之。歸。妹。之。祉。于。泰。之。五。復。言。之。周。公。額。額。然。惟。殷。之。先。王。及。其。遺。臣。三。致。意。焉。所。以。明。武。王。不。得。已。代。商。而。有。天。下。固。由。乎。治。統。有。所。歸。其。一。時。忠。臣。孝。子。憂。患。之。深。意。亦。可。兼。思。而。得。之。矣。不。然。聖。若。舜。禹。忠。若。益。契。而。周。公。不。一。系。及。於。易。何。也。

林石來曰易爻辭僅系三人前代不及其義例原難分曉突將雜書洪範授受大旨看出箕子之明無恨  
 深心而高宗帝乙一并了然真千古絕大議論解經不窮當屬丁將軍哉

周孺子字說

山陰周孺子奕隆父治書君為秦同州刺史。詩清節罷官。橐無餘財。落魄且死。孺子方十歲。吾宗人江南幕府儲將參軍曰肇文。蓋其舅也。因是來謁予而請以字。見孺子衣短後衣。扉其屨。莊莊乎有成人之度。非若王謝家兒。以紕袴遨靡相尚。且廢吏之子。負薪能傳詩書。嫺揖讓。應對彬彬。質有其文。可不為孺子幸哉。春秋之例。下士書人。上士申士。書名大夫。書字也。者孺子而賢。即他日載登簡策之用。顧不重歟。誠克孝於其親而不

忘所自始。則周氏之後必大。有駸之詩曰。君子有穀。貽孫子。雖之詩曰。綏予孝子。克昌厥後。孺子將淬厲所學。勿荒於嬉。仰承其父命名之義。其成就孰可量哉。字曰貽孫。成治書君意也。今孺子力未能負薪。以不遑將母。因先人故舊。而為菽水謀。亦可哀已。姑蔑太守王公出治書君教習弟子。嘗延入署館。禮甚厚。孺子忽憶母夜而啼。太守聞之。趨治裝。屬何記室移書。送之鹽官。予得遇於此。客有遺棗餌及魴者。孺子置不食。炙魚為脯。而曝其果。問故曰。懷以啖母。人爭異之。孝矣哉。方推梨讓

點染有致

粟之年。乃能至性感人。若此。吾於是益為孺子喜。然尤有慮者。先王之立小學也。出就外傅。負劍辟咤。日不離先生長者之側。乃遠去黨塾。以事干謁。恐漸近乎馳騫游說者之所為。非蒙以養正之道。甚不可也。若貴游公子。挾祖父氣勢。走京師。遍郡縣。造請關說。至若貧交布衣賤士。仰面乞升斗粟。竟若因鬼見帝。甚至質卧具。凍餒困頓。不得歸。孺子貿貿然。未習世務。人情之故。雖有薦諛如古人者。亦未必能掖而導之。文何為而來哉。急請於邑令。解俸金餉孺子。遂書字以贈其歸。雖然。吾愛

語道破世情何况孺子

文情悽惻

委○委○折○折○其○愛○孺○子○者○惇○銀○無○盡○  
孺子詎若他人乎願孺子從此十年足不出戶庭孝於  
其親而積乎學將有毅之貽實遠且大無忘今日之所  
字於可幸可哀可喜可慮者益加勉焉以幾于道不難  
矣成人乎哉

查二南曰溫柔敦厚始譽終規此昌黎贈張童子叙  
家法也前輩典型于今未墜  
林鹿庵曰言婉而意摯曲曲折折筆如神龍天矯不  
可方物

嚴柱峯曰古人爲文其命意必先有垂訓立教之意  
方爲可傳此篇所以規孺子者婉而且篤至其筆徑  
幽雋勁折雖使韓柳謀篇無以過之不刊之作

瓶菴銘 并序

君子之立志也必先有所寄以自適不能爲世用則退  
安於無用以全其身而世用之者究亦莫能外焉如莊  
生之爲樗葛公之抱樸慎所擇者也志不可見於名焉  
寄之古人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惟大物不可以命  
比類而象之託物而假之不以夸炫適吾意焉可也若  
雨岑吳君之瓶菴亦其類也夫瓶之爲物也陶人是埴  
範土而爲之形不琢以示樸勿飾以尚儉毋敖岸崢嶸  
以存乃質翹翹乎若塊然者也其有愚人之心也哉雖

然類亦類矣。小曰甌，大曰甃，鉞以項，甌以耳，甃以磋，研  
 甌以勺，甌以盛，甌以入，毋出似一物之微，各逞其能以  
 供人取攜之用。則聖人制器尚象之事，詎皆無益於世  
 哉。天下之物，徑露者易窺，渾然者莫測。賢者能知其然，  
 若項者可繩，耳者可挈，磋研者可築，我知之，大者小者，  
 量勺者挹，盛者注入，毋出者藏，我知之，我知之，世羣然  
 用之，皆指為甌而已矣。然不可謂之非甌也。乃甌而菴  
 矣。將以甌為菴歟，抑菴為甌歟。若寄物甌中，不可謂非  
 甌倚甌而處，亦可謂之非菴歟。上士取德於貴，將為瑚  
 辨才無礙

璉彝鼎敦盤，黼盞之屬，以光朝廟。几筵而摐摐焉，惟牀  
 頭牖下之是索，殆有古抱甕丈人之志乎。其在詩曰：甌  
 之磬矣，恥及鬯也。意不在乎甌之內也。易曰：羸其餅，未  
 繙井也。意又不在于甌之外也。甌乎甌乎，吾無責爾矣。  
 乎。何以吳君名其菴。吳君居而安樂，以徜徉相對而傲  
 焉。惕焉善居甌者也。因器以思名，因名而徵義。吳君當  
 必有說，我不敢知。或者巢公之巢，非巢也。壺公之壺，非  
 壺也。子既甌矣，是謂之甌。公之甌若甌，公之甌豈猶夫  
 人之甌也哉。不可以不銘。

不歆砥如勿汜井如黝乎其容如為鼎乎恐其足之跚  
說瓶  
 如也為金乎吁其腹之敲如也矧寔有口碩且喙如尚  
借足腹以說口  
 慎旃哉天俾爾德通玄冥是職寧倥而直者弗忒胡汶  
方說瓶之守口  
 汶於世而免乎躓君子宜哉乃止斯室  
說菴

張蘧林日以挈瓶之智引類析義如雨瓶以現神通  
 雀瓶以徵禪悟如粟如蠅有許大靈幻慧心化筆幾  
 于雲在青天水在瓶矣銘更古色斑駁妙旨解頤  
 蔡崑陽曰將守口如瓶之說通篇全不露出而澹宕  
 波折透迤踈散絕似南華游戲之文令人超然象外  
 毛大可曰柳州說車朗以暢歐陽說琴疏以越葑園  
 說瓶蕩以旨一銘雋古直駕周秦

武都侯傳

令狐綏者代郡人也其先祖與黃帝同時生世指為瑞  
 帝使掌火處山澤之間族以漫盛大禹平水土經塗山  
 恐時暮失嗣乃曰吾娶必有應其孫白公乃衣皜衣後  
 穿曳九練以造焉禹曰我都其悠昌乎遂娶龔山氏而  
 白公因以顯厥後枝葉漸繁散處中國生男惠而頎生  
 女潔白姣好娟麗似蔚宗冠帶蟬聯不絕諸娣姪工曼容飾諸于繡  
 黼徧諸侯王之後宮西伯昌時散宜生適西海之濱求  
 其女青翰獻紂得釋玉門之囚大有功於周室逮犬戎

之亂漸就殫滅。有族人封者善走千里。竄荒服中。穆天子詔求其後。不得。獵於滲澤之陽。獲之。載以後車。與語大悅。卽賜湯沐。拜爲長陵謁者。世其官。秦失其鹿。六國共逐之。以故多棄秩去。不肯仕。至漢復稍稍通。顯綏卽其後也。綏爲人智巧便佞。世習風角占候緯讖之書。嘗自言上應機星。有國君乘火而王。吾當出而衣被天下。初隱青丘山中所居。負郭衣不蔽骭。以賢良辟召爲郎。時武皇帝好神仙之術。綏稱年以八百歲。能吐火食氣。不死。復解其褐進尚衣軒中。謂服此可御風而行。上信

其言。日益親幸。上嘗校獵長楊宮。命朔平衛尉狄去疾按轡。而以羽林左監嚴隼參乘。鉦鼓方鳴。曠弩未發。遙見綏走匿入草間。蒙面股栗。上笑曰。卿有禁方。何怯邪。綏肉袒謝曰。陛下不以臣闇弱。得備犬馬。任使誠恐。鳥驚獸踣。觸屬車之清塵。臣請先効首丘之義。假若畀臣黃鉞。貔貅之士五百。敢以單騎突圍爭先。敦煌以西。居延以北。陛下安枕而臥矣。上善之。爲之罷獵。當是時。烏孫數犯邊。掠殺漢長吏。上有意欲貴綏。乃拜綏爲護羌都尉。佩大將軍印。綏遣太尉中山侯班。猛虎賁中郎將

胡跋護其軍。遂出雍奴。屯光祿城。軍分為兩翼。戰於狼居胥之山。綏執戲而前。曰左猛躍而趨。復戲其右。曰車驅之。敵軍望見。辟易數重。莫敢仰視。乘勝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盡略其地而還。上大悅。以大將軍功最高。即召拜左丞相。賜爵武都侯。食邑六萬戶。由是武都侯威震朝右。自劉屈氂以下。皆憚焉。綏為相數年。無他長。專為柔顏諛說。以惑上意。上有所拂抑。因而讒之。性頗猜忌。持疑多嫉。異已者。又不能薦士。所與交通。惟中常侍蹇肅。關中大猾。服翊等。椎埋掘塚。作姦羣相。黨比然。與人

煦煦。無貴賤。皆接言笑。如生平歡。人人以此多附之時。汲黯為御史大夫。與公孫弘等嘗落落寡合。凡所擊發。不避豪貴。而素鄙武都侯。竟置不問。久之。上亦悟。曰。聞丞相綏有三德。色中和。小前而大後。奈何不稱如是。任賢不矜。宰相之職也。千金之裘。豈一腋所為。邪。尚欲代狼山之功乎。羣臣咸伏地頓首。曰。若武都侯。誠所謂因人成事者也。且側媚善蠱惑。語曰。尾大不掉。宜早除之。共交章發其陰事。伏闕上書者百餘人。上曰。綏髦矣。不忍置諸理。盡奪其封邑。閉之鉤盾間。有掖庭令韓盧者。

素怨綏乘間喉殺之絕吭而死其後子孫頗習其術冒  
 姓他氏代有尊顯章帝元和二年就徵於信都魏文受  
 禪亦從譙陳上符命焉故巧飾善宦至今勿絕大抵武  
 都之遺風也

太史公曰令狐之族出自畢萬至春秋魏顆乃以有氏  
 所謂其後必大者邪漢時有兩令狐其一隱城東山訟  
 吳太子者乃是也而自代者無聞或有人以策干陳王  
 涉於大澤之間欲遽王楚而系疑其偽故終漢之世特  
 以武都侯著然武都起徒步取卿相嚮使阿依容悅以

固其寵與平津何以異卒之便辟自恣身以債敗不得  
 同類而並論之詩人所以刺有尤哉

宋荔裳曰昌黎毛穎遊戲為文此獨寓諷刺於嚴整  
 之中不可作小文讀移置後漢書實一佳傳殆孫盛  
 裴松之匹歟○一贊直逼史遷  
 吳菌次曰絕小題而作絕大結構旨趣昭然情文俱  
 暢可與毛穎諸傳並樹赤幟非食烟火物者所可望  
 見



新安朱太學墓碣

一 嗟起正大

孝以立身禮以事親庸行也然極人所難為者何哉脩

名之士栩栩自得多生於所易忽古人立身孰有大於

事親者乎至于出處之際操履見焉而總以不忘乎親

為之衡量而得其宜若朱君之以六字箴自儆味道而

不仕克全乎孝守禮若終其身以視人之難易為何如

也君諱之讓字子遜系出唐殿中丞師古由新安遷海

陽博洽典故為人愿恪敦大節少遊成均名藉甚嘗兩

赴省試以不合有司輒罷去獨孝事其父扶輿公當光

一 篇本意

直接出朱君

宗朝扶輿公得一官當參軍粵西時逆璫煽虐黨禍株  
 連方興黃山獄排陷忠良諸君子摘發為罪狀公愾然  
 日微言渾厚全不涉黨事舉竹長者之言曲盡滄海橫流不遑寧處吾鄉民何以堪竟掛冠于長安  
 門上時議躋之君因跪而請曰大人不樂仕進讓將焉  
 往遂棄去諸生父子俱以隱節著聞於世古宗祠之廢  
 也法無所考按祀典庶人僅得祭禰於寢然自二世以  
 上沛乎高祖其子孫蕃衍或富且貴而春秋不祀能無  
 恫乎扶輿公毅然念興復費不貲君為庀材鳩工集眾  
 力以落焉善成公志處極力拊寫公已疾不能起大慰曰不圖今日吾猶得見

此祠及逝即奉參軍公禮饗於列祖支庶咸萃長幼有  
 次親疎有等凡棖棟之飾俎豆之數獻裸之文毋替外  
 越悉準徽國舊典肸蠁百世不佻君子以為合乎禮宗  
 人羣然而頌之曰非吾子遜君之孝不及此然則君其  
 純孝矣哉北山之詩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大誥曰考  
 作室厥子乃勿肯構以君感去國一言矍然清流終身  
 色真大冢手筆養勿貽老親憂穆乎几筵以輪以奩大慰先人之志  
 而引之勿替斯豈栩栩自得者所能為哉余與君諸子  
 家標昆弟友良厚順治初君避地挈妻子來杭卜隣而

宅余時時獲見君春和其容揖讓而僂庭除肅肅乎若  
 勅也嘗比之陳太丘何仲容云今家標以遷祔大充山  
 之原走請余文以碣何敢不敏辭昔季武子銘功臧孫  
 曰非禮也古人作彝器為銘以示子孫所以昭懿德而  
 懲無禮也余曰君有大節二焉孝而禮矣必茲君之子  
 孫實續之不出於它矣

一 結生波

曹秋嶽曰文宗八家先河後海之義今人動以唐宋  
 為極則沂流者迷其源矣先生神藻發道貫其中  
 使讀者不敢矜氣入之復古之功於是為大  
 會青藜曰極正大之文而能出以疎散之筆非沉酣  
 于史遷者不能

普濟剽禪師塔碑銘

孔子既沒七百有餘歲而佛氏之教興其明心性窒忿  
 欲清淨周密固與道近雖洙泗之徒未得同堂叅權而  
 能窮源決本要相符合譬之百川洗洋終納溟渤非所  
 謂殊途而同歸者邪後之大儒排決異說以明孔子之  
 道無如昌黎韓氏乃愈之說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  
 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學者不深徹表裏好為指  
 擊曰吾聖人之徒也能斥佛氏嗚呼其風教固殊矣忠  
 孝亦有一二乎哉若普濟剽大師祖心非墨治而證於儒

起。手。元。突。似。法。昌。黎。

一。篇。本。領。

者邪。師本嶺南世族，姓韓氏。父司徒文恪公，為經筵名臣。歷事光熹間，以不拜逆璫祠忤時，文與節時嘗誡諸子讀書，以明道見性為本。師通敏，過目成誦。補博士弟子員，頗絕意進取。日羅聲色，嗜飲酒。前堂置賓客，後帳問今日曹溪臨濟真傳列傳女，任俠忼慨，交遊輒闢戶外，履相錯。時人慕之，目為豪士。久之，益棄去，博學工為詩，於書無所不窺。多探索，與義尤喜。陸子靜書司徒公雅器之。數年，公薨於官。師奔喪過南陽，撫棺一慟，嘔血數升。自遭父喪，妻子相繼隕，母夫人復棄世。還顧丘隴故塚，纍纍因自號剩人。

大開目

於浮屠也。非心焉慕之，志亦可哀也。已始發軫靈谷寺，泛彭湖，跨武夷，取道胥江，還至白下。當是時，金陵初下，諸朝士薦紳闔戶，匿不出。師服縞練衣，持拄杖，痛哭其門，大呼志不可降，時不可失。聞而感激，狗節者十數人，師咸作為詩歌以弔之。將返粵，因囊其詩出聚寶門，為監門卒所詰，持白帥府。帥府時與經略洪公有隙，諗知為其座主子也，怒立遣武吏手銀鐺捕繫師，痛加榜掠。謂曰：汝書所載多反者姓名，何也？令扳連不肯誣服。再會鞠成獄，疏奏洪公亦以師生故，席藁待罪。其友林君

大開目

古。度。顧。君。夢。游。余。君。懷。常。過。從。時。戊。子。正。月。望。師。忽。以。片。紙。召。余。君。且。曰。吾。平。生。所。作。詩。乃。變。風。他。文。亦。等。是。今。檢。納。販。絮。中。急。為。我。持。去。語。未。竟。緹。騎。已。突。至。縛。師。絡。馬。背。疾。馳。遙。望。見。師。不。得。一。言。但。聞。朗。吟。曰。明。年。此。地。元。宵。夜。白。水。梅。花。奠。老。僧。觀。者。莫。不。流。涕。遂。械。送。詣。北。寺。爰。書。下。法。司。覆。勘。坐。以。妖。言。律。棄。市。今。

皇。帝。弘。慈。不。冒。省。奏。憫。焉。貸。以。不。死。詔。隸。盛。京。慈。恩。寺。

焚。脩。洪。公。亦。免。其。師。華。首。聞。之。界。僧。伽。黎。衣。一。邛。竹。杖。

付。剩。公。曰。吾。道。東。矣。東。都。為。關。塞。要。區。地。擴。人。稀。其。俗。

本傳生色

極寫師友知交為

習。戰。鬪。尚。功。利。

龍。飛。鼎。遷。以。後。胥。僧。雜。處。善。事。益。曠。

廢。自。師。之。來。也。其。城。邑。遠。近。大。衆。相。率。具。齋。供。迎。於。道。

左。普。濟。寺。沙。門。慧。達。見。師。大。悅。力。創。藏。經。閣。迎。師。供。養。

而。諸。山。耆。宿。四。衆。舉。旛。戒。壇。乞。哀。者。八。百。人。一。師。統。論。三。

教。源。流。迥。出。精。旨。嘗。言。古。聖。人。因。宜。設。教。不。必。盡。同。要。

皆。以。一。心。致。用。昧。者。於。同。中。見。其。異。明。者。不。妨。於。異。中。

見。其。同。又。與。萊。陽。左。君。懋。泰。論。格。致。義。曰。物。即。知。故。無。

知。外。之。物。知。即。物。故。無。物。外。之。知。左。君。為。東。海。鉅。儒。竟。

莫。能。難。嘗。欲。取。易。中。庸。楞。嚴。道。德。四。經。合。為。詮。釋。以。彙。

三教之宗。惜其未就。師為人傲岸。朗達不好。鈎竒務崇。

實行事親孝。比事義。粥粥乎若士。惟魯國儒服者衆。衆

皆謂之儒。立而問之。一人而已。師雖易縫掖而緇之能。

以微言妙緒。洗悟矇俗。豈獨竺乾之曾閔矣哉。師居東

土十一年而病。與衆訣曰。因法相遇。毫無損益。吾滅度

後。愿留持護三年。梵唄玲然。跌坐而化。時順治己亥十

一月某日也。年四十有九。其徒真乘。自嶺表踰萬里而

來。遂留不去。建龕於千山之大安寺北。乞其友丁澎為

文以誌之。念丙戌秋。師卓錫雲樓。予得從鷲山一識。今

且歷十年。所比歲。予得罪來靖安道上。見一頭陀行。且

劇髮。璦璦然。稽首問起居狀。予驚視良久。得母剩師邪

道。旁觀者或指師貌似予。握臂而笑。此亦形景空華之

喻也。師折衷條貫。妙有神契。其發主敬訓歸仁。獨有合

於孔子。予樂得而記之。勒其文於石。於是乎銘。

孰曰無父。而若嘔血忠義。燼世反在。若一哭而正氣。其

不沒無生。而存磊磊乎千山之石。

郝雪海曰。布陣甚濶。綿亘千里。而呼應疾于指顧間。由其筆力過人也。

尹瀾柱曰。凡作古文。手未有不先立一意于胸中。然後奮筆疾成。數百言以至數千萬言。靡不貫之。而中

間出落頓挫各出妙義又在文心之鏤繪細玩此作  
起首大意立言甚正而段落句法直逼退之狀更不  
落學八家者之窠臼洵聖手也

